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始豐稿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瑶

始豐稿卷十二

明 徐一夔 撰

序

送丘子强序

廬陵丘子强氏聰敏而詳慎旣世居文學之郡而其諸父又多以經術起家子强習熟見聞固有以異於人矣且又益勵于學鄉評題之會朝廷收攬材畯以子强貢

擢丞杭之餘杭其為丞時詣會府白事暇輒見余於冷署意甚懇款斯足以見臭味之相同者矣茲將上京師考績過余言别余告之曰聖明在上思致太平之治一去壅隔之獘聚天下之賢才而用之公平正大之道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士生斯時患無材爾不患無用用矣患不能宣力不患上之不知余聞子强之丞餘杭也日坐訟庭上與其令可否事不持一見務恊民情而止于徵輸則多寡以節于期會則後先以信于趨

辨則緩急以宜上官稱為佳丞其民亦曰是能司平於
我者也夫丞所以佐令者也事無所得遂古人之為此
者有丞負孑之嘆今子强為之而致善譽斯不負丞矣
徃遵著令條䟽治行于尺咫之簡以上于吏部以聞若
夫顯被光寵葢不必命之著龜而有以知其然矣天高
氣清絲舟容與覽畿甸之博大瞻天闕之伊邇神怡思
豁無不足之意不其快哉雖然褒典有二或仍授前官
以竟其撫字或膺不次之擢而大其設施皆異數也子

强行哉如授前官而還將必訪我於寂寥之境吾當執手而與之傾寫如膺不次之擢其亦有以慰我乎

送吳景純歸省序

今年冬十有二月余坐論堂上天雨且雪有二客霑濕而來迎而揖之浙司從事潘彦吉尹仁茂也坐既定徐扣之曰二從事職掌公牘胡為擔簦躡蹻訪我於寂寞之濵耶二從事進而言曰屬有所請僚友有吳景純者括蒼人也姿粹雅且有材譖布政使司辟為承差者三

年傳命于各州縣關决趨辦事無不集上官賢之比者

朝廷有除弊之政自完者鮮獨景純如一丸辟無纖毫

釁抑不謂之賢乎兹將謁告歸省其親願假寵于執事

者得一言片辭張之是亦揚善之道余謝之曰余坐痼

疾觚翰事疎久矣誠如所云則又不能已於言也括爲

郡在浙水東素多材傑其在前代者吾不暇遠引若我

朝之誠意伯以謀畧而建輔運之勛章按察以風猷而

揚澄清之烈皆表表偉偉於當世其餘以文學政事敡

歷中外者又不一而足景純生長其鄉習熟見聞固異於衆人矣宜其自見者夐出乎尋常之表也余嘗聞之景純性至孝其承差于使者府也不得奉晨昏於其親行邁之餘顧瞻白雲在彼故山情不能自已用狄梁公過太行故事覶𦕈爲圖以繫其思親之心此有以見景純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者矣嗚呼孝也者百行之原也人而能孝則其行諸已者如執玉如奉盈可知已括多材傑他日有位於時揚芳邁偉豈復後如諸公哉歸

哉歸哉可以慰悅而親矣天稍霽道無泥塗吾當扶憊送之浙河之上

送徐子貞還官序

潭府典寶正徐君子貞將還子貞世居杭其去杭也五年矣始獲與鄉里朋友一相見其鄉里朋友甚欲款留之而勢有不可者或告余曰典寶君將有數千里之役職務在躬復欲如今日之相會聚亦浩未有期其行也不能無離别可憐之意子幸以片言隻字慰解之余告

之曰凡人之不得志於時必有覊窮無聊之思與之游者故皆有言以慰解之吾謂子貞此行有得志之事三寧待吾言以慰解之哉子貞以才行選於朝得為親王官屬趨蹌王廷夙興夜寐敷陳尊主庇民之術為王所知遂蒙予告歸塋其親所謂得志此其一矣古人有親喪弗舉者必請乞於朋友而後獲塋其情蓋亦戚矣今子貞不煩請乞蒙王特賜奉襄之費舉二十年未舉之喪所謂得志此其二矣人有遠行有篇什之贈人且實

之子貞之來也王為賦詩三首至親灑翰墨以寵其行珠玉照暎鸞鳳飛翥光耀被于鄉里所謂得志此其三矣士之仕也患不得以行其志今子貞既得賢王而事之又克盡人子之大事天下之樂孰有大于此者乎六月之吉絲舟容與泝淛河而上西過彭蠡而觀大江之演漾又折而南夷猶乎洞庭之野時雨初霽夏山如沐瞻望王庭在紫雲之間欣快可知又安用慰解為也吾見子貞所攜無他長物獨見牙籤錦軸動盈篋笥皆晉

唐人墨跡誠千百年秘藏之物今子貞俱收並蓄以備館閣博古之用誠難得也行哉子貞吾與朋友遥見翼軫之閒有光如虹必吾子貞至也夫是爲序

崔彦齡往海南省親詩序

崔彦齡氏才質秀整秦川之彦也與之游者雖未悉其中之所藴見其容止進退自不敢以常流目之矧與之雅者乎一日持故人郭文伯甫書來見余於武林愀然有不怡之色拜而請曰吾母氏遠在海南兹將往省道

阻且偹願假寵於執事者贈之以言蓋彥齡方髫齔時失其所怙其母改適桑君後桑君仕于朝以事謫海南其母與之偕往而彥齡留落鄉里不見者數年思之不置故往省焉以常情言之彥齡之母蓋有託矣然自此而去沂淅河過彭蠡出大江之西南踰五嶺下惡灘之水而後涉鯨波之茫洋乃得見其母是行也跋跋萬里蓋亦艱矣而彥齡不以為艱視萬里若跬步詎非孝人也哉且吾聞之而母尚康健彥齡年方向壯積學累行

聲譽日著將嚮用于時他日取范文正公故事迎母北還享有五鼎之奉亦未為晚安用戚戚為哉余既嘉其志又重以文伯甫之請贈之以詩

雀生秦川來面有憂戚姿問生何所為念母無已時母也在何方南海渺天涯涉川水增波陟嶺路多岐區區寸草心不敢辭險危晨興霜露零夕息煙火微去去一萬里視為跬步為人生穹壤間母子故相依胡為若鴻燕南北相背馳白日行中天寧不照吾私願言崇令德

遠大以為期

送前郡守王公還鄱陽序

昔率謂天不可必余獨以謂不然天者理而已矣曷嘗不可必哉顧吾之所存者何如耳土之沃者其葉茂膏之沃者其光煌亦理之自然也設有不可必者特其暫耳而非一定之天也余於鄱陽王公必先觀之而信公負材氣蚤有志於功名值天下亂集鄉兵以守土會國家收攬羣策而公連有典郡之命其典郡于杭也鞠躬

盡瘁一以公勤處之而其為治慈愛之意恒存于威嚴之中杭為郡地大物衆供億浩繁公區别有條理吏畏其嚴民懷其惠事無不集者聲譽赫然而公剛介不阿有撓其政者以非道干之雖其勢歊薰灼終不肯曲法以狥撓者銜之以他事誣公竟坐是去官謂之天不可必者亦近之矣而公之去雖遠謫數千里肉食湩飲亦未嘗有無聊不平之意及耄而歸意氣固自若也一日慨然有懷曰吾舊所治惟杭為佳湖山城郭不知無恙

否一日命舟東下蒼顔白髮從一二童子曳履而行望
湖山之欝紆顧城郭之磐曲徘徊久之父老遺民相見
道左曰此吾故侯也再拜歔欷問安否外依依然不忍
去若欲得其再任者嗟乎自公之去其撓公者固已聲
銷響滅而繼公者朝榮夕萎亦不知其幾易自公觀之
有得於天者多矣天果不可必乎余年與公相上下其
來杭學亦嘗辱公之薦而性戇愚且加之痼疾他不能
有所為也出處去就然亦一信於天而已今見有如公

者又已然之明效大驗也寧不重余之自信乎公留杭踰月而還鄱陽故吾道其得於天者送之

送歲貢生蔡長年序

今天下廣設學校為儲材之地法至備也衿佩之士選於編戸而廪于學官朝修暮習外于太學以待國家之任使此固著令然天之生材不一其等為之師者雖有智力亦不能强之使齊茍其人未足以貢雖欲頴脫而出不得遏衆論而先之其人可以貢矣而欲謙遜自持

亦不得曲徇其意而後之也綦生長年之為杭學弟子貟也其質粹然其氣温然其言動舉止悉中禮度而其治經義辭章善自磨揉理達言暢琅然可誦蔚然可觀推其餘力以及字畫一波一磔亦不苟且務得晉唐人筆意私竊以謂使廪于學官者皆如此庸非職教者之幸乎洪武十五年聖天子新作太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材言者以州縣所貢弟子貟推選未至奏令拔其尤者歲貢一人且著為令歲十有二月適廹貢期余忝論薦

集分教師與其同學友而詢之曰歲貢生孰為宜僉曰
無如蔡生杭學乃兩司一府所涖質諸兩司一府之長
亦皆曰吾月旦望視學亦獨視偉此生貢之為宜而生
乃欲自晦有不敢先之意余進之曰子獨不見夫玉乎
其膚理之温潤光華之暢達玉不自寶也而知玉者過
見之曰是物也為瑚為璉為珩璜為璁璃為環玦此其
選也彼不即人而人即之矣生宜勿辭於是以其名上
古者論士亦必于學無他為其公也玆當歲貢之初而

拔生于四十人之列以之充貢此一鄉之公論也今去而列于大司成之館與天下之俊彥角立他日論秀於天子之廷則有天下之公論在焉生其勉之如玉之必為美器吾黨之望也

送蔡平赴會試序

去年秋大比浙闈取士凡六十又六人杭學以弟子貢選者得六人焉有蔡平字持正者其一也古人有言非靜無以成學蓋靜則心志專壹不為外物之所揺奪而

後能有成甞讀唐書至褚無量傳歎曰褚公之學以靜而成者也褚公杭人家居臨平湖邊一日龍起湖中環視者如蟻褚公讀書自若如罔聞見者非能靜者乎褚公博極羣書號稱大儒為唐名臣至今讀書堆尚在人以為美談余忝教杭學每舉以勸學者大抵從古以來名公鉅人所以揚聲光於當時垂名譽於後世者莫不由此而至豈獨褚公為然吾不暇遠引他人而獨舉褚公者以此郡學者視褚公為先賢得諸見聞者為近且

切易以感發故也生之為人姿樸茂生長在郡城闤闠中聲音采色非不足于耳與目也而泊然無所好静者也自其來學余數為言窮經之要為文之法初若未之領會徐而攷其日之所業遣辭析理於余言無弗合者吾固期之科制既頒有决取之志以誦舍羣居未免譊譊以亂思别擇一室取凡書籍而致力焉會大比之期至有司取材于學校甚備生以高等貢在場屋中濡筆伸紙以荅問目給燭至三鼓而退考官得其程文讀之

見其敷繹詳明援引精覈曰此必力學之士置其名于第二計其所獲非能靜之效驗歟嗟乎靜之功于學者大矣兹將歌鹿鳴而上春官願益以一言之教余辭之曰吾固嘗為生言之生用余言有效驗矣今上春官不過移其試于鄉者而試之耳無難事也又奚言為吾竊以謂程文者國家取士之具耳今去而掇巍科行將見諸事業記誦文辭云乎哉陸宣公有云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敢誦斯言為贈凡同年之友亦請并以告

焉

送俞齊赴會試序

國朝學校之制郡設教授一訓導四弟子員四十俱廩於官每訓導教弟子員則以十人為率而日課其業教授則月考四十人所課有進與否而加程督焉余來杭學會訓導缺弟子員有俞生齊王生羽者從余授經余則以訓導之所課者課之又不但月考其業之進與否而已齊性詳雅羽性聰慧皆知向學周旋衿佩中不煩

繩尺私獨愛之科詔既頒二生含吾寒廳之旁以便承教青燈永夜誦習質問之餘吾嘗與論本朝科目之設至甚備也欲觀其窮性命之奥達萬物之情則在乎經與書欲觀其得好惡之公通古今之變則在乎論與策欲觀其處决之足以比律情辭藻之足以華國體則在乎判按與夫擬詔擬誥擬表視隋唐以來或專於經義或專於詞賦為足以得人者為不同矣且其定式多其條件少其字數一洗前代冗長之弊使其製作有可以

趨於古者學者苟能如其法而致力焉雖古人不難至豈直取名爵之具而已歲當大比有司取材於學校甚悉羽以年未及姑留卒業齊年差長雖欲留之亦不可得其歲杭學以弟子員中選者六人齊其一也撤棘之日他生皆以一得為喜而齊獨有不懌之色余詰之曰生豈不欲去父母之邦耶今國家取士惟尚英俊此生得志之秋也奚不懌為生謝曰非此之謂也齊事先生於茲有年矣以質魯故未克卒業今也持不足之學而

僥幸於一得未知所設施朝廷懸名爵以待士固不靳於齊也意者一旦蒙恩忝膺華資峻級殆將不免製錦之譏是以憂也余曰生之志如此則遠且大矣非吾所知也吾聞宋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與人言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其稱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生而知此所進未易量也余老且病且材識黯昧不足以及此生今去此而游京師必有如歐陽公者在掇科之後其尚求而師之

送孫生性初上興化縣主簿序

孫善性初以杭學洪武十九年歲貢補太學生夏五月上以天下郡縣吏弊未盡除民蠹未盡去由近民之官有雜流厠乎其間悉取郡縣弟子員之在太學者隨其年材之次第授之以州縣之職欲使傳效暴白於天下除目自天而降葢千有餘人不其盛哉於是性初生得調興化縣主簿始余主杭學生以俊秀選在衿佩之列性警敏為經藝辭章若不經意而能處師友間情誼翕

翁熱遇是非利害必開口別白不以隱諱為賢吾嘗謂生他日從政必有可觀者及上太學僅五閱月遽得八品官與有民社之寄余竊自慶向之所以期生者不孤矣其上官也道淅而閩求余言以贈夫贈之為言增也其意欲增其所未至云爾余嘗忝為都授師誼不得而辭因告之曰近民之官莫切於令而簿所以佐令者也大要不貴立異或立異以為高則戾心生而政乖焉不可不知也在易同人之初九曰同人于門無咎當筮仕

之初乃出門同人之象出門同人不于異而于同同則天下之公生焉公則焉往而不利是道也不止于為縣為郡可也不止于為郡旬宣邦國訏謨廟朝亦可也吾所以為子贈者如是是亦師友相規之道也吾又聞之爾祖誠父先生異時為行省掾後為縣于閩中有聲至今人稱之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尚念之哉

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昔在大德延祐之間江之南有大和尚曰中峰本公居

天目山發大願力具大辯才痛救末法之弊大機大用變化翕霍雷震電走如大醫王視一切衆受病已劇悲皆因其病而藥之故其所為書有曰信心銘闢義解曰楞嚴正心辨見或問曰金剛般若畧義曰別傳覺心曰擬寒山詩曰幻住家訓曰山房夜話曰東語西話曰續集曰語録曰別録千言萬語反覆辯説無非隨機開示俾凡𠛬學之士證上乘也總名之曰天目中峰和尚廣録和尚化去其徒表請于朝願如五季永明壽禪師所

著宗鏡録宋明教嵩禪師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與内典並行朝廷允之鏤版于杭之南山大普慶寺未及廣布而數遭小刼版與寺俱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者善人也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于中曰和尚之言切實明白因事示理真對證之良藥若我之迷鈍且猶有所警發而况圓機之士乎呉山有雲居菴亦和尚法嗣所築也子華謀於其菴上首智暠慧澤二師曰吾願重刊廣録以廣流通吾捐巳橐為之倡師皆

倡其道者也幸助我募緣成之二師曰是吾志也時和尚之慈風被于人者未泯樂助者衆版材既具擇日命工以鏤刻焉逾年而功完請余為序嗚呼和尚之道大矣其見於虞文靖公集宋正獻公本所著塔銘與道行碑者備矣至于廣錄入藏揭文安公冐碩又奉勅為之序顧余何敢追繼三公之後縱一言之其於和尚之道猶指虛空而加讚歎安能得其彷彿哉嘗試論之言禪不尚文字其來尚矣要之第一義諦非文字亦莫能以

傳譬之涉長江大河非假舟筏之力未免望洋而退恐能濟彼岸故凡傳宗之家必有語錄者此也夫文字者舟筏之具也何可廢哉方元室全盛之日崇尚佛乘前古未有有能續佛慧命大弘法量力尸化權普應十方而無礙者和尚一人而已當其住世王公貴人學士大夫以至遐陬裔域之長攀蘿緣磴躋千仞之巔瞻其光儀聆其謦欬得悟于一棒一喝之下固無資於文字及夫報緣已盡光儀不可得而見矣謦欬不可得而聞矣

雖欲承其策勵邀不可得猶幸其應世之迹見於文字者可以為究竟之地不然光沉響絶未有不捨正塗而趨邪道者此廣録之書所以不容廢也雖然能仁氏之道累千萬億言至於無一言可說乃為大徹嗚呼是書也其大徹之門乎是故廣録之書完和尚雖已化去使四衆持誦常如住世之日然則張子華氏有功於心宗之傳豈小補哉書凡三十卷字以枚數凡二十八萬有奇若其族出之懿承傳之的則有虞宋二公之碑銘在

兹不著

天鏡禪師哀頌序

浙河之上有大浮圖曰天鏡禪師根器超邁氣岸魁偉其涉世也汎乎若秋空之雲其待物也煦然若冬日之日言其學則博覯乎内外而持其中言其識則精别乎事理而融于一可以謂之名師碩德也已嘗住杭之靈隱禪寺有東序僧搆訟于崇德縣縣久稽關決後有新令至上其事于刑部刑部付讞曹置對既坐搆訟者罪

以禪師實領寺事法當連坐遂逮之事實禪師未住持
時事禪師既赴讞曹亦不自白如讞引伏比律謫居關
陜時年六十有七行次寶應縣之佛舍覺氣體頗僊謂
侍者曰吾緣殆盡適遇其妹婿之官道經其處遂囑以
後事奄然而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四方緇素
聞其歿莫不作為詩偈以哀之揔凡若干首其法屬大
濟彚次成帙以余與禪師有方外之好也徵余序之序
曰禪師世為越人幼有異禀不涸俗狀慨然慕出世法

時方尊尚佛乘不屑為凡緇始去氏時莊節先生韓公以文學德行教授鄉里禪師從之游講說羣經大旨至於諸子百氏悉務記覽貫穿博洽發為文辭大篇雲行小篇鏗鍧得韓公之法人稱曰韓門方袍高弟使其挾此固足以誇于大方矣而禪師蓋曰吾將藉此以入佛知見且以入佛之門有二其由文字而顯者曰教離文字而悟者曰禪泥文字則失之滯畧文字則失之誕去滯與誕其必由教而禪乎天竺之陽有以宏辯碩學而

弘天台之教者為濟公天岸禪師往依之縱横辨說而得三乘四教之旨徑山之杪又有高風古道而振臨濟之禪者為端公元叟禪師往依之機緣脗合而得教外别傳之妙乃遂去教歸禪猶不自足也凡館閣名流玄門高士同袍巨擘負海内之望者如虞文靖公之在臨川黄文獻公之在寶婺忠介公台哈布哈之守越危内翰素之使浙許公咲隱之在金陵張公伯雨之在錢唐近而百里遠而千里又遠而三四千里莫不造見挹其風

栽接其議論而諸公亦皆極口譽之稱爲法門偉器嗚呼禪師道容德量既異於人且本之於傳資之以教歸之於禪廓其見地於大方其所造詣豈衆人之所能窺哉吾儒之論有云世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如禪師者千人之人歟萬人之人歟第惜其道之不大行也在至正中雖嘗出世兩坐道場未幾以亂退處幽夐之墟值聖朝更化固嘗被名說法鍾山之廣會且蒙賜對便殿然亦不久抱道而還至如靈隱之席實五山之望刼

灰之餘興廢補弊之不暇方將据猊床揮麈拂以振宗風而崇德之事遽作嗚呼惜哉禪師之來靈隱也余適為校官於兹徃來相好道閫閾外輙及文事余語之曰吾意禪師盡空諸有而猶不忘此耶禪師曰吾固衲流猶幸及見前輩作者寥落今見吾子瞠乎其後以故未能忘言余謝以不敏至其被逮倉皇走慰之問事所根柢禪師具告以前所云余觧之曰如此固未住持前事司平者必能辯之可無慮也禪師曰有定業生死不足

較余覯其容了無憂色退而自謂有道者之於患難蓋如此故其赴讞曹也不復自白而甘坐之嗚呼禪師於無生之理見之徹矣其視此身如幻泡然其起其滅曾何容心於其間彼執世相者固自以為當然何其狹哉四方緇素哀之見於詩偈不約而同亦豈過情也哉其皈依之誠嚮慕之意有不能自已焉耳雖然此其迹也若論其至則有非世俗言語之可得而疑議者矣

全室集序

昔者文物之盛士有高世之志託迹桑門者既有得於其宗而亦以攄觚染翰為事以與海内作者齊驅並駕使其教益大以顯有若季潭泐公者焉初公負聰明特達之資既釋士服翺翔大方擇所依歸之地時廣智禪師訢公學統傳釋肆筆於文事卓然成一家言施之著作之廷而無媿天歴至順間光廟帝眷說法金陵官寺緇素向往得其片言隻字以為秘寶馳騁出入以應其請如羣飲於河各滿所欲聲譽赫然泐公既自得師當

是之時金陵亦東南都會內而臺閣名流外而山林遺老至其地者莫不折節而與廣智交沕公叅請之餘又得博其聞見凡六籍之所存百氏之所粹名家巨集之所録日務記覽涵揉停蓄而後吐出其胸中之竒譬之築九仞之臺其基旣厚何患其不崇且大也故公學甚辯博才甚瓌偉識甚超邁而皆發於聲詩其詩不淪於空寂推叙功德則發揚蹈厲可以薦宗廟褒贊節義則感慨激烈可以厲風俗至於緣情指事在江湖則其言

蕭散悠遠適行住坐卧之情在山林則其言幽夐簡澹得風泉雲月之趣在殊方異域則其言慨而不激直而不肆而極山川之險易風俗之媺惡其詩衆體畢具一句一字滌去凡情俗韻一趨乎雅有一倡三歎之意焉故其大篇短章之出四方萬里爭相傳誦震燿耳目皆曰泐公猶廣智也余與公同里閈及壯而游又托方外之好公軀幹魁碩音吐洪暢其與人交也意度豁如望之者知為法門偉器初出世李白題詩之寺值天下亂

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以養其高會大朝混一肇隆像教之事今京師第一禪林即廣智説法之地桑門上首非有宿德重望為上所知者不以授之公以廣智大弟子繼席據猊揮麈之日四衆雲會莫不榮之而公處之不以為泰佛有遺書在西域中印土有旨命公往取即銜命而西出没無人之境往返數萬里五年而還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而公處之不以為戚定力所至出乎世相之表夫豈庸流之所能窺哉若其見諸語言文字則又

特其寓者耳公之從子永祚得公詩法之傳既彚萃其所為古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為若干卷公别號全室因總題曰全室集以集示余意欲得余言以引其首者嗚呼廣智之集虞文靖公序之謂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轟軒昂鼔龍起躍物怪屏走沉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激奮厲老於文學者不能過天下以為知言有如余之昏鄙庸陋得而觀之如以賤目而窺羣玉之府但駭其光采之粲爛而莫能枚指其名也惡足以言

之哉余不敢咈其從子之意因以區區之見姑評其槩若論其至則必有能言之士如虞公者為之言也

鐘偈序

鐘偈總凡若干首凈慈禪寺新鑄鐘成蜚社上首一唱衆和以落之也偈亦詩類佛所説諸經必重之以偈以申前義然多五言或七言敷揚佛理以便誦讀而不叶以音韻詩則四言五言以至七言緣情指事而以音韻叶之凈慈鐘成諸上首爭以言句落之然不曰詩而曰

偈者崇法器也初杭之南北兩山禪黌教苑差次林立鐘魚之音此鳴彼應自罹兵燹惟淨慈巋然獨存而鐘亦就毀今同菴禪師簡公以宿德雅望來主淨慈之席緇素向慕又有修比丘之行者曰鎮菴靜雪堂立為之募施以資其行道於是化鐸宏宣法雲遠被施者川委遂能以廢為興凡棟宇之撓缺者飭甓之漫漶者既一新之又聚銅造鐘得銅至二萬餘斤乃命攻金之工作模範設鑪鞴擇日鼓鑄一冶而就曾不若寱扣以巨莛

大音發越徹于大千之内瞶者以醒迷者以覺見者聞者莫不讚歎禪師宏願所致語云逃空谷者聞足音跫然而喜當兩山閴默之秋獨凈慈成此宏偉之器先衆刹而鳴誠為希有玆諸上首之偈所由以作歟余觀諸偈四韻八句其體如詩因器寓理以振揚宗風非世諦言語之比而其辭鏗鍧炳熠又有詩家所不逮者蓋合二而為一也天門師繕寫成帙持以示余且請題辭卷端余惟唐李睦州製尊勝幢以資冥福而柳州先生實

為之贊余覩茲希有而不能贊一辭諸上首既播響於無窮余雖鄙劣何可不以寸莛少試予乃輒序之

送銓上人謁㨾山泐禪師序

㨾山在長淮之南森鬱峭拔綿亘數千百丈葢天造地設以障夫淮流之蕩潏其山藴靈閟異光耀未發故不得與五臺天台匡廬虎林諸山角勝靈僧古佛不一示現畸人靜士亦未始一至其處而修名山志者亦或見遺其勢葢若有待而茲山距今天子龍興之地不滿百

里直隸中京王氣所鍾發祥覃祕所及者廣一旦若培而崇若濡而郁先時人生其間氣習慔忮聖天子更化欲使其人有佛菩薩之行使其地為乾竺鷲嶺之區爰詔名師德二三輩居之蘄以陰翊王度焉耳於是全室禪師泐公在行禪師道器宏博襟度開朗嘗坐大道場肆口說法為人天師又往西天竺國取世尊遺書以備內典而斥其緒餘為世諦文字亦清暢宏遠足以振其宗居槎山三年慈風所被民俗遂隨以化四方衲子聞

之接踵而至隐然有大蔌若之規摹有銓上人字仲衡者嘉興産也嘗出家郡之報忠寺禪師唱道天界禪林時上人往依焉禪師愛其樸茂有受道之資俾居侍香之職上人昕夕左右凡禪師動静語默悉得其要領久之通内外典為同袍所推許所謂繩墨之下無枉木是也今年春又自嘉興謁禪師于檇山踵子門請贈其意以在昔道林道安惠遠湯休文暢之徒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諸人游間或别去必

徵製作以華其行故亦不鄙余而見請余老且病又屬有憂患之事神摧氣耗勉强秉筆媿不能追前人之逸軌雖然吾聞爾宗古德勇於求道雖履巉巖披蒙茸出入虎豹之窟亦弗之憚矧今椶山在神州赤縣之内去此而彼又有禪師爲之依歸亦安用吾文爲哉吾聞爾師之往椶山也有妙雲資公蒲菴復公同日被旨資公則余所向慕復公則嘗與游者也上人請益之次幸爲一問訊焉

香爐峯詩序

余少時讀太白詩攷其游歷之迹多在廬山其詠香爐峰之詩曰日照香爐生紫煙大槩廬山之勝在香爐峰而香爐峯之勝又在日出之時雋永其語欲攬其勝而不可得後余西游道經會稽山之陽其山磅礴千仞深欝峭拔山上有峯穹然而峙狀如香爐亦號香爐峯余時自逆旅蓐食而出行三四里許日方出正照峯上日光山氣相射紫翠成圍丹青莫能點染踞坐道傍石締

玩久之想像廬山之勝當亦類此因曰使太白一見其吐出語必愈益奇矣余憶過峯下時今亦不知歷幾甲子有思上人者字無念其得度寺在會稽山香爐峯之下上人秀而文其師命之出游大方今僧録同菴簡公時以雅德重望尸南屏之席見上人有向上根器必有得於地靈之助為賦香爐峯詩一首以致屬望之意已而宗門上首亦皆相繼而作久而成帙持以示余其詩搜奇騁異極天造地設之秘發而觀之金鳴而石應吾

別香爐峯之日久一旦隠然如在几格上亦足一快余獨以謂匡廬之香爐峯辛託於太白之品題名揚海内而會稽之香爐峯其名差劣抑豈杜子美稱會稽山水止及於若耶溪雲門寺而不及於香爐峯故耶兹峯雖不見稱於子美而諸公之作視太白為益富自今而後會稽之香爐峯與匡廬之香爐峯氣勢兩相高矣不彼劣也上人之得度寺曰銅佛寺師曰東谷海師云

墓誌銘

國子助教李君墓誌銘

李轅之奔其父喪也道過錢塘衰絰見余泣而言曰轅去親五千里為丞於耀之三原僅朞月而訃音至終天之痛何可言今歸奉襄事自傷禄不逮養苟能圖其所以不朽者亦庶幾慰先人于地下先人之友惟先生辱知最久願哀而賜之銘轅寧舍於逆旅忍死以待余誼不得辭乃為轅作敘而銘之君諱曅字宗表其先汳之封丘人有諱初者從宋南遷遂居錢塘其占籍金華之

永康則自君始曾祖諱某妣王氏祖諱某杭州路雜造局提舉有隂德嘗儲粟於市貴糴賤糶且俾糴者自操斗斛妣徐氏父諱貴紹興路新昌縣稅務大使妣柴氏元初有以善相見世祖賜名柴碧眼者其父也教子有法見文學之士與其子游則命款留治具待之否則戒其謝去君生於延祐甲寅十二月廿日姿俊爽美風儀意氣超邁衣冠潔修狀類貴游子弟少從鄉里師口占詩已能出驚人語稍長好蒙古字學元制蒙古字學視

儒學出身為優器局疏通之士多由此進君喉中能吐
嵝古人語手寫横行書頗習嘗侍大使府君宦游新昌
浙東僉憲苦思公行縣君以詩謁之公喜曰天才秀發
其進未易量也又問習何書則以前所習對公正色曰
明經應進士舉獨不可以發身耶公以西北處士起家
連持部使者節有重望君惕然有省於是刻意明經往
從永嘉鄭公僖學鄭公登泰定甲子進士第需次未上
官從學者甚衆君得其指授大要為經義辭章驟出同

輩上公命删潤他弟子所業君加删潤輙粲然可觀公喜曰如李畢者科第不難致也當以子妻之李秘著孝光鄭公友也以古文鳴東南君持製作請教秘著極加稱賞曰吾友得壻矣其後業成還就鄉試有司以其程文為說過高棄不取君曰科舉豈足以盡儒者之事耶乃營草閣於北門之外取未讀之書盡讀之蓋有毅然直追古人之意阿勒呼木公元室文獻之老自翰林侍講學士退居郡城之東聞君才名延教其子其家多藏書

可資託覧君為三年留用是譽日益彰才日益高學日益博矣浙西憲司以君茂才異等薦補衢之常山縣學教諭又薦補衢之包山書院山長皆弗就未幾錢塘被兵挈妻子居會稽進士穆爾古蘇以江東憲司經歷總督浙東諸路軍事以得君為重延居幕下待以賓師之禮居無幾何君度其事無成力辭去遂適婺覊翔東陽永康二邑之閒有陳世恭者龍川先生文毅公之後也迎君館於家永康詩書之邑士亦多敬愛君為之買田

築室君亦以永康地幽夐樂居之著書賦詩若將以老其身會今上龍興定鼎江左令下郡縣蒐訪遺逸有司首以君貢時方開成均以育羣材既詣考功奏補國子助教君以國家聚材興治之初日從其長設為教條以責成效未及考竟以疾免宿留踰年而還永康其還也嘗語其所親曰吾材縱不如古人吾志亦不敢後於今人今老矣且病復何為哉青山嶙峋白雲在目聊亦樂吾全而已從容自適十有餘年而歿洪武十四年二月

三日也初娶鄭氏同知黄巖州事信之女信君所嘗從
學者繼池氏德清縣尉飛之女子男四長轃今耀州三
原縣丞次金剛奴次閏童次慶童皆早亡女二長適東
陽蔣大本次適胡士程前鄉貢進士宗熹之子孫男三
人曰峒曰嵩曰嵣初轃在三原凡衣衾棺槨之事皆其
壻與其友治之今轃卜以今年某月某日塟於永康縣
某鄉某山之原而以池氏祔焉洪武初元余至京師君
方養疴秦淮之上余走見之握手道契闊甚慰既而余

二人者後先得還雖居有東西音問固不絶也詎意君止於斯哉君天性孝友其兄貫蹟頗裕奉母備至君客授於外或時月不見母輒歸省有異味必以遺母在浙東幕府時其兄病疫方有公事忽得書倉惶戒行李至則其兄病已危瞪目視君頤指取計簿并篋笥鑰器藏之君不避疫之染已百端營救而愈悉還其兄前所付而别君博覽强記隂寒盛暑卷不去手為文蒼古必有為而作不苟不汎至於為詩緣情指事機動籟鳴無窮

搜苦索之態而語皆天出不煩刻雕豪放馳騁不見其有餘収歛頓挫不見其不足總其槩要皆不踰乎盛唐人之家法有所謂草閣集者大篇短章近至萬首嗚呼又何其多也有瓌瑋傑特之材不得見之事業而徒見之呻吟佔畢之間可慨也夫銘曰

仙李之系其支實稠其來于南則自封丘有綿世德不顯伊晦仕不擇祿巳閱兩世維助教君克奮自儒雲霄遼闊高步未舒晚值更化幸拜一命未攄其藴俄巳引

病平生之志何以見之感忻激慨一發于詩亦既有子以圖不朽雖蹟于前而裕于後有崇新阡子也所營九京有知其安且寧

故元贈承務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浙河之濱古所謂西陵也潮汐震蕩風氣雄緊故其民俗懊忮士生其間喜為事功之學若元贈承務郎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吳君諱世澄字茂夫者是已君少

負奇氣涉獵書史不務鈎章摘句以為工取適用而止年方壯值天下承平有志自奮歎曰吾安能齷齪與鄉里兒伍北走三千里翺翔故都營紹介見當路貴人上書言事其言磊落可用自謂取顯官甚易時方重惜名爵僅得奏補兩浙都轉塩運使司廣盈庫大使君所居官既卑時時欲有所建白徃徃軋于上官視上官面目以為進退莫能自遂則又歎曰得官如此秪苟禄耳何能為役竟移疾歸鄉里其居當浙東西之衝家又饒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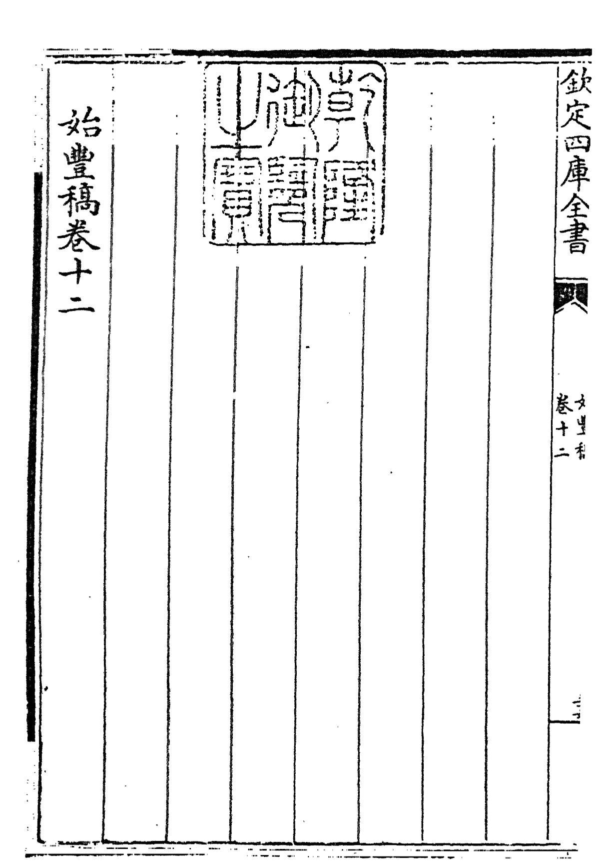
賓客過門無虛日至輒張酒高會談説古今成敗得失意豁如也久復自念曰夏日道傍木猶能芘人吾寧沒沒以老吾縱不能行吾所學以利天下獨不可取吾鄉里所當為之事為之乎於是振貧乏興學舍修渠堰凡可以利其鄉之人者見無不為至于捄菑恤患為之尤勇往大德丁未之歲江南北大旱餓莩載道路君顧家雖少積安能獨飽時惟廣東豐穰乃裒家貲傭大舟循海而南運粟以濟其鄉之人鄉人賴以活者亡筭沂浙

而上去君家三十餘里有山横截水滸曰廟山波濤洄洑甚險而閩浙賈舶之所必經兇民有姓史者聚羣不逞每暮夜狙視過者刼殺之過者怖不敢前官府亦莫能捕君曰何可使此輩為吾鄉里累蹤跡其出沒設方畧擒之無弗獲者君平生多所設施而此二事尤為卓偉故淅濵之人至今稱道之而君自棄莞庫之命更不敘遷後以子貴得贈前官年六十五以歿至正丁亥三月二日也君之先本汳人宋南渡後徙居淅河之濵其

地隸越之蕭山縣曾祖諱某不仕祖諱師曾不仕父諱璿兩浙都轉運鹽使司西興塲管勾君初配徐氏繼配孫氏末配竇氏君歿時竇氏纔二十有八守節不移撫育前妻子如巳子朝廷旌表其門閭子男三長琛徐出也次範孫出也次準竇出也三子皆克承父志而準尤卓犖有材氣所交皆當世名人碩士官至中書兵部主事女一適韓昇孫孫男七孫女二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山之原今三十有九年矣始以國子

生林右所為狀來乞銘余既按狀叙其行實世系作而言曰使貟外君移其所以施于鄉者于國則夫功利之在人者不既多乎乃竟賚志以歿嗚呼惜哉銘曰

世固有食于官而曠厥職者矣彼家食者而克建立如此詎非千人之特乎西陵之阿有墳奕奕遺澤不磨過者其式



始豐稿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始豐稿卷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徐琛

始豐稿卷十三

明 徐一夔 撰

墓誌銘

故元松江府儒學教授孔君墓誌銘

前松江府儒學教授孔君既葬之十年其孤希智以文學被薦瀕行告於天台徐一夔曰先人塋已久不肖孤未遑圖其所以不朽者兹將去墳墓而聽調於朝失今

不圖致先人之潛德或遂堙沒將墮於不孝幸矜而賜之銘且子辱與先人有平昔之雅子其勿辭希智别去調補華之華陰丞以有能聲擢審刑司詳議貽書來趣文而余比歲困於痼疾觚翰事踈有稽前諾已而希智得告來省其母夫人趣之愈亟余告之曰未晚也古之孝者必躋膴仕而後大書深刻以發幽光今子仕方顯融樹銘之事此維其時未為晚也遂乃扶憊叙而銘之以塞其請按狀君諱森字英夫世籍温之平陽平陽之

有孔氏蓋自五季之亂有諱檜者自曲阜浮海至温家馬歿葬其縣之淨水山後唐同光中縣人表其墓曰唐襲封文宣公曾孫之墓至今石表猶存歷宋涉元平陽之孔氏躋世科登舍選者累累有焉而君之曾祖考諱貴敬宋迪功郎祖考諱澧孫理宗時一再試禮部不利考諱文振度宗末亦試禮部不利元至元初歷建德之桐廬徽之歙縣兩學教諭後居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方五歲而教諭府君即世長姊適同郡葉氏其母章夫

人挈家依焉稍長從滝先生多吉學先生浙之名儒見其聰敏甚愛之因博習經史百氏其姊夫誘之從商久之私謂其母曰葉姊夫誘兒從商資以為養固當而非兒志也吾族人昆弟類出游學四方所至學校官莫不折節而迎適館授粲不敢後故吾族人昆弟多所成就兒奈何逐錐刀利辱孔氏哉於是出游四方學日益廣元制凡孔氏後得從其族長推舉移衍聖公府送所隸類選注學校官出身視廕姓優一等至正初族長元祐

舉孔氏子孫之在江南者以君為首遷衍聖公府移江浙行省注兖慶元之翁洲書院山長翁洲在海上去城府遠有司不暇顧殿宇頹圮米廪弗給釋奠不備君走謁於郡守以修葺廢墜為請郡守是之書院遂得一新為山長三年禄米仰於郡庠俸錢給於府庫無所自遂瘴塩之況處之裕如人曰孔氏之為學校官者蓋如此秩滿陞松江府儒學教授未上而張氏據蘇松干僞署者已占其缺矣君曰逢時不祥庸何言哉乃退處荒閒

寂寞之野以教子授徒為事屬天朝平兩浙即故廉訪司為按察司而西湖書院舊附司設教西湖書院者大德中廉訪使徐公琰所剏以祠唐刺史白公居易宋知州事蘇公軾林處士逋也其制如州縣學而國朝之制置州縣學而罷書院司風紀者惜其遂廢謀所以攝書院事者咸言孔先生德尊望重其攝為宜乃檄君來攝書院事君至視如家塾書院之規摹如初一日被疾其子彷徨營捄弗效遂終于書院之別齋洪武六年正月

十日也得年六十有四配范氏宋太傅忠肅公諱宗尹之七世孫男二長希智今審刑司詳議次希昇發世孫男二曰諫曰議君軀幹傾碩少時識量過人以蚤失怙故依葉氏姊葉氏無子言於章夫人欲以為子時君方八歲其母曰我家幸託聖人之系何可後他姓以自貶哉他日葉氏果無子兒事之如母可也不可從其姓其後學成行尊致蒙族長推舉為學校官屹然為儒林望非有卓然之見定之於初安至是哉故君位雖不滿其

志而有子嚮用於時所以顯榮其親者方來未艾將見屢書不一書而足而余懼咈其請不敢復稽也姑書以為先馮銘曰

五季戎馬蹂中州乃有聖系來東甌或視小宗如懸疣樹以石表昭所由歷宋涉元碩且稠松江後出克自修有識自釋孰與侔歷游四方學行優大宗飛蔿不敢留位雖弗稱澤則流有子進列簪紱儔式瞻寵贈賁松楸

故元仙居縣稅務副使張君墓誌銘

仙居張子恭氏跋山逾江見余於武林拜而言曰先大父之瑩於今二十年矣當大朝更化之初凡仕勝國者例從他郡吾父亦以有官籍于和陽用是未遑乞銘于當世名人以貽不朽子恭深懼大父之潛德日就泯沒敢以教諭謝弘文所為狀請願矜而賜之銘按狀君諱道謙字仲益姓張氏其先金華人徙台之仙居至君四世矣曾祖恒祖彧父瑤有隱德元至元中歲大侵有司推擇上戶出鈔易粟以振饑民徵期甚急有某氏者實

下戶貿錢五十錠以帛包之而輸官行遇張氏市肆而遺之其父得之護視封識懸于門移時有泣而過者其父呼之曰得非遺鈔者乎曰是也詰所封識而符擲還之翌日其人具牢酒來謝亦弗受人以長者稱之君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累月卧起躬自抱持既革痰液上行力憊不能吐輒以手掬之父既歿諸娣弟未有室家相視羸然曰此吾責也撫育之長大皆擇伉儷嫁娶之使不失時且善治生其家視編戶為裕比閭族黨有不

能自存者必周之曰吾何可以獨厚尤急于義見人有難奮不顧身捄之其人德之若欲為之死而不得其所者而君無德色有薦其材于江浙行省者擢為其縣稅務副使君亦不以為卑曰茍能平市為之何傷為之一年號能通商利民上官又將上其官趨遷之君以老辭而止至正二十三年十月九日以疾卒于家得年六十有九其年十二月十日塟于其縣昇平鄉洞橋之原其配龔氏有淑德為婦為母有楷範後君十三年卒則洪

武八年二月廿八日也其年某月某日祔馬子男七人長德原次德潤將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次德澤次德浩台州路仙居縣尉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二十三人子恭照磨君子也余既序其世系而論次其行實蓋亦庶幾乎周官六行者焉而僅職征商而止位不滿其德可悲也夫銘曰

其德則豐其位則卑雖啬于逢而裕于垂有弗余信請視刻辭

錢塘夏君墓誌銘

錢塘夏君之歿也其孤年幾弱冠凡喪葬之事其友俞子中甫徐子貞甫實左右之既又與其孤謀曰而父有善行盍誌諸石不可使遂泯堙於是其孤衰絰造門再拜以請初余未識夏君時吾友新城周昉為余言其父提舉府君歿已八年以未獲銘其墓遑遑焉如有求而弗得者其後猥以屬余為述其行以登于石其心乃始釋然古人言先人有潛德為之子孫者不求名人銘是

謂不孝余固不足以當此而夏君能以世俗之所緩者為急其不謂之孝乎今其孤又以夏君之誌為請余尚忍不為之述哉君性詳雅色夷而氣仁在鄉黨一以謙慎自持善與人交不為翕翕熱久而益親有弗給者不俟其請解衣推食不吝生殖頗殷未始秉約以規利里有以大宅一區質錢者久之質直與屋等君趣之贖其人辭以匱請以屋歸之君辭不獲乃厚其直立券以購或曰太羸君曰秉約以規利吾不為也其家有藥肆在

郡城壽安坊其父所創也儲藥甲于一郡其父垂歿猶
戒以勿輕藥事君遵命惟謹捐重貲以購良藥致藥之
富川委山積而凡病家非夏氏藥不用矣君自念吾生
長壽安坊中年踰强仕僅以藥劑濟人無能為後矣因
自號曰壽安處士年四十有七以弱疾而歿洪武十四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君諱仁壽字景安世為錢塘人
自曾高而下皆隱德弗耀至其父應祥始為杭之金玉
府軍器提舉司同提舉元配徐氏值寇難死于水以貞

節著聞繼配石氏子男二長時徐出也次禮石出也君殁之明年閏二月甲申祔葬于提舉府君之兆其孫二皆質良性温所謂稱其家兒也銘曰
猗嗟夏君行則多有有開于前有承于後雖啬于壽其獲已厚奠兹幽堂其寧且久

上虞顧君墓誌銘

世有特達敢為之士能出死力以捍禦患雖其為德不竟而其殁也精誠通乎神明不亦異哉有若而人余

於上虞顧君見之矣君少負竒氣髫亂時從鄉先生學見先生談説古今人磊落竒偉見義勇為事輒傾耳聽咨嗟歎羡若欲為之執鞭而不可得者及壯有設施為鄉里所倚重里有巨浸介于餘姚上虞二邑之間號夏蓋湖隣邑之强有力者一遇旱暵輒奪湖水以利巳田先是其父嘗言于官官為立水則平之其父既歿奪如初君諭之曰若等敢渝前約是死吾父也吾不敢墜父志當與若等决之其人畏縮逡不敢奪而止里人賴焉

時邊境繹騷方氏據有溫台鄞三郡且遣偏裨侵餘姚上虞二邑而行樞密院判穆爾古蘇猶為元守越城兩兵相接而君雅不欲為方氏臣團結鄉兵以應邁里古思里有邵某者素强暴嘗聚羣不逞剽掠鄉里君用所團結兵殄之弗果其人竄去為方氏向導来侵上虞君復與戰于曹娥江之上衆寡不敵遂遇害里人哀之收其屍以瘞其冢濵江風濤齧岍冢上下皆蕩析而冢獨無恙越七月兵事稍戢其孤謀返塟啓冢視之容體如

生後旬日視其地則為江矣人以為異相與尸而祝之君得年四十有二其遇害之歲則元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其返葬也則以明年某月某日墓在其邑任巻先塋之次君之先本吳人由吳徙剡由剡徙上虞曾祖某祖某父仁壽有隱操處鄉黨非義弗為母徐氏有婦德相其夫以禮不使有過舉配俞氏治家有法盛年而寡事其姑以孝聞教其子皆有成立待族姻禮意周洽寡居三十年能使家貲裕于夫在時氷雪自守前後如

一日内外無間言子男三長諒次原多學而有文嘗為無錫縣學教諭今見辟於燕府次郃倜儻有父風且以善醫行女一適吳琛孫男二同亨有亨孫女二尚幼君既塟三十有五年其孫持其同姓友前石樓縣知縣顧所為狀踵門請銘狀稱君於孝友之節委曲備至有人所不能及者余獨以君見義有為精誠所至雖死猶生有足以風動人者乃為之銘銘曰

猗嗟斯人為義孔力弗計成敗之死不惑體魄攸藏去

江咫尺陸變為江匯朝伊夕有寧一丘不至蕩析英爽昭昭川后效職忠臣死事精誠貫日大槩義士肝膽與匹尸而祝之永永無斁

墓碣

處士徐君墓碣

處士徐君以元至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得年四十有七其子大和葬于錢塘縣楊村湖浦先塋之次後十有二年其配鄭氏亦卒其子值時多難未克祔葬會

天朝更化蒐羅海内賢材布列中外其子以才行被徵至則擢為潭王府典寶正階廸功郎久之從王之國大和有文學且性介直王甚禮貌之一日含哀啓于王曰臣之先人雖塟久弗展視先妣越在淺土未克奉以祔臣實疚心王頷而憐之予告襄事且賜寶鈔若干錠製詩三首至親灑翰墨以寵其行光輝赫奕照耀閭里人皆榮之於是大和獲奉其母祔于其父之兆洪武十有九年五月二日也既襄事以與一夔有夙昔之雅踵門

請見余方有子夏之戚觀其意若有所欲言而未敢出諸口問與其友萬君振謀曰吾父與母有潛德苟弗得銘于有道而文之士是我情事猶未伸也其友矜之為狀其世系行實偕來乞銘余謝之曰幸甚子克顯揚其親吾寧以憂患而不副所請乎按狀處士諱復字希賢杭之富陽人大父某父某母盧氏處士性至孝蚤失所怙恒以不逮養為憾尤篤于事母晨昏之間必承候顔色以悅其心志母歿慟哭絶而復甦者數四喪巳及禫

而猶齊衰食粥恒言葬親必土厚水深可以安體魄否則猶委之壑久之得吉地而非已產百計營之弗獲至夕必稽顙北辰以丐如願涉四年而後葬處士少卓犖有材氣以重違其親不慕榮進或勸之仕曰苟有以榮吾親而使吾親日有離憂亦非孝也終身不仕雅好周人之急家不過中人之產其樂于周急曾不顧家之有無或其人以券為質曰無用是吾不覿償也惟好結交賢士大夫當時有文藝者若杜徵君清碧有政事者若

王員外止善善談易者若陳先生牧南善言醫者若朱處士彥修皆從之游且嚴於教子每與朋友談論至夜分不寐必命其子侍側母語處士曰爾惟一子且羸弱勿令其勞苦處士謹謝之曰兒惟一子教之不可不嚴願母勿罪兒其配亦有懿行在家為賢女既嫁為賢婦有子為賢母族黨稱之子男一大和也孫男二長道關次道綿孫女二長德琮適袁中魯王府紀善袁君時之子也次尚幼處士之歿戒其子與其內弟盧養源曰我

辛苦購地以瘞吾親之側初處士之大父與越人盧翁共以販繒致富且約通財合居而互為婚故盧翁以女歸之處士母是也處士之父既歿母曰此雖大人高誼然非持久之道分異為宜乃厚與其弟財而自處其薄至今兩姓之好不替故其内弟相其喪葬之事如已事云銘曰

其事親也弗違晨昏其取友也必于聞人其周急也寧窘于身其寵既厚其發必振是有令子際此昌辰入毗

于王實惟藎臣寵數攸加澤沁歿存顧此恤典時也罕
倫敘而銘諸用告後昆

杏所翁墓碣

杏所翁諱德完字叔大别號杏所世為台之天台人翁
善醫故用神仙家董奉種杏故事號曰杏所以洪武十
五年冬十二月五日卒其孤以明年十月二十五日塟
于其鄉石鑪峰之原以一夔同里閈且以文字為職業
請其從叔父前儀徵縣儒學教諭叔静甫狀其世系行

實貽書武林城中乞著銘于其墓一夔少之時雖嘗承顔接辭於翁及長而游四方遂不能朝夕繼見於翁之潛德懿行有未能悉是以逾年未能執筆其孤趣之再三誼不得辭乃按狀合以所粗知者序而銘之序曰胡氏世為天台著姓宋南渡後有諱宗冕者為殿前都揔管翁之高祖也曾大父諱璟大父諱嶙父諱如翁有詞賦才氣峴超邁以醫行翁少負羸疾有志讀書父母慮其勞神耗氣以岐黄氏之術有裨于衛生俾翁習之且

不替家傳是時宋亡未久有深于其術而職醫禁廷者咸退居田里其父好結交名勝悉延致于家講求虛實補瀉之法翁在侍旁盡得其秘病家來求療其父與師欲試其術命翁先加問切而覆察之以驗其合與否而翁所問切與父師所問切不少異用是醫名日振來求療者皆赴于翁之門矣而翁之志務在愈人疾乃已不以賤貴貧富而二其心旣授藥寢食不自安必候病家告愈乃始有喜色或奉金爲壽輒郤之曰吾不用於世

無利澤及人今幸因人之疾如法愈之尚敢受人之報以貪天功乎悉辭不受且善事父母以至行聞於兄與弟克盡友恭之誼在鄉黨接人待物和氣藹然雅善諧謔賔友集次杯酒歡洽間發俳語一座為之傾倒而已默然自若垂歿之歲微感末疾一日諸子侍側曰吾今日神思若有不堪者殆將盡矣頃之泊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配周氏子男五長鉢嘗以文學薦擢龍江闕宣課提舉司副使精地理學翁之宅兆皆其所自卜次鑑

次鎮次鑰次鋌女一鈿姑適盧其孫男(闕)人一夔雖不盡知翁狀稱懸綍之日送者千數百人縞素滿望且相與言曰良醫巳矣吾屬而有札瘥將誰賴哭之皆盡哀嗟乎翁懷材負藝雖不効用於時其利澤之及於人也多矣何必有位哉彼有位而徒厚其身何足道也賈子有云古之至人不在朝廷必在卜醫之中徵之於翁而信銘曰

凡百有位其施孔易苟非其人實艱于施施之之術莫

善於醫惟杏所翁樹德務滋較其所及逾於有位施而
弗食以遺後嗣鑪峰之阡子也所營遺愧在兹利其後
人

俞子中墓碣

錢塘俞子中之瑩也五年于兹矣而志墓之石未樹其
友有為潭府臣僚者以王有臨池之好取子中遺墨以
獻王既覽若曰以予而觀其筆意亦足以發不可使此
人泯焉無聞王適遣使如浙因賜鈔若干貫俾其家為

石刻費使者既至召其孤授之其孤既西向拜受乃來謁余請銘余與子中有交游之誼固不得而辭矧遇賢王貺恩於子中既殁之後誠希遇也於凡文翰之士亦與有光何敢不銘之哉子中為人不尚表襮與俗浮湛若玩世然少時得見趙文敏公用筆之法極力工書書日益有名篆楷行草各臻于妙一紙出戲用文敏公私印識之人莫能辨其真贋至其臨摹晉唐人法書尤稱妙絶高堂廣厦風日清美賓友會集酒數行後濡筆伸

紙一揮數十行波戈趯磔轉換神速真有驚虵入草飛鳥出林之態已乃停筆按紙詫衆客曰顛長史不我過也人争購之以為珍玩而雅不樂仕進至正初朝廷修遼金宋三史成書移文江浙行省繕寫鏤版遣翰林應奉張公翥來視工而行省叅知政事泰公從徳任程督事既開局集儒生繕寫張公謂泰公曰此朝廷盛典字畫懼不如式宜得精書法如俞子中者校正泰公是之即日命有司奉幣請子中入局如式校正時行省得自

除未入流官既竣事秦公擬以學校官處之子中固謝
曰某以國家有文事効薄勞耳不願仕也秦公以其有
高志亦弗彊之當是時文章巨家如黃文獻公溍陳監
丞旅前後相繼為江浙提學每為文脫藁必致子中書
之一時名勝亦莫不與子中游而方外高士若勾曲外
史張公伯雨以辭翰名世與子中往來尤密壬辰之亂
避地隣縣之黃岡嘯傲于海風山月之間者久之比還
故廬故舊彫謝出門四顧無復向時繁華第見山青水

綠則俛首蹙額感慨係之呼酒獨酌賦近體詩歌長短句援筆書之以寫其無聊不平之思而其草聖猶飛動如初其居有醉墨軒嘗屬余記之余未及為而竟銘其墓上之石悲哉子中諱和別號紫芝生本嚴之桐廬人自其父章游錢塘因家焉娶楊氏先十五年卒子男三長琮次璂次珩女三長適趙仁本次皆適士族以洪武十五年三月七日辛亨年七十有六卒之月十又七日塟于其縣南山仙芝塢之原銘曰

有德有藝泊焉自守不遇於生前而遇於死後豈其用之也薄故其發之也厚理有固然又何足究有石如圭永貽不朽

塋誌

孫處士塋誌

友人周昉元亮為余道其同邑孫處士之行甚悉其言曰處士以力田起家頗致餘饒平生衣取蔽體食取充口室廬取庇風雨少涉奢靡輒不喜見里閈閒少年鮮

衣華服以事逸遊輒名其子與孫戒之曰吾見若輩祖父稍以勤儉薄有儲蓄一旦遽爾豈持家之道不改必債爾曹戒之其子與孫遵教惟謹鄉之人亦更相飭勵曰慎毋取誚于孫叟性至孝母嘗得危疾彷徨營捄弗效一夕露禱于天刲股上肉和粥糜以進其母啖之而愈後以天年終兄歿從孫潮甫六歳撫之歎曰吾兄僅餘此息耳躬教育之至於成人俾有室家如巳子有女兄適人而寡即料理其家且順適其意如事母撫諸孤

竭亦如兄予新城爲邑當杭嚴二郡之衝元季之亂戎
馬蹂踐無安地處士徙居桐廬之桐洲而族姓多留新
城者過兵殲馬覘兵稍退輒率諸子含哀冒險蚤夜兼
程具棺槨衣衾斂瘞之斯人也其行足以範俗而今歿
矣其孤欲得子爲之誌以貽不朽而未敢以請昉也嘗
獲私於執事且與處士有世契夫發潛揚幽亦盛德之
事願矜而畀之處士諱某字畯卿世爲新城縣人今即
所遷地占籍馬大父參父文母沈氏其配湯氏亦桐廬

人能修婦職以如其夫之志先十年辛子男三長昱次恭次恕昱娶葛氏恭娶姚氏恕娶俞氏孫男五人德生道生智生安生義生孫女四人元延祐元年甲寅正月廿又九日處士生之日也大明洪武六年癸丑九月廿又一日歿之日也新城縣鄭家塢之原塟之地也歿之年十有二月朔塟之日也其配之歿嘗權厝于桐洲之南至是奉以祔焉嗚呼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睦婣之誼敷于族黨此先王設為六行之目以教萬民者也自

夫先王之迹熄民不興行久矣有若孫處士者乃能不待教而興以庶幾乎所謂六行者焉是可尚已銘曰

猗孫叟行恂恂既孝友又睦婣聖教弛古風泯慨叔世見斯人薰其德澆可淳猗孫叟古遺民

表

故元將仕郎杭州路西北録事司録事貢府君

新阡表

宣城貢頴之之將遷瘞其先録事府君與其母夫人也

卜地于宣城縣三十二都中山之原而吉其地葢頴之曾大父所嘗卜者也於今八十餘年矣頴之曰吾曾大父卜而不用葢必有待以塟吾二親爲宜厥既襄事以一夔嘗辱交其父子間疏其世系官簿行實不遠千里致書請表其墓按府君諱師剛字剛父別號木訥野人系出孔子弟子端木氏其後以王父字氏貢至漢有御史大夫禹寂顯後鮮聞人迨宋中葉有諱祖文者由大名之蒲城邑從高宗來南初居秣陵後居宣城之南湖

故今為宣之宣城人曾祖諱應霆宋承節郎元贈中順
大夫禮部侍郎驍騎尉追封廣陵郡伯大父諱士濬元
贈秘書監卿追封廣陵郡侯父諱桌元天富南監場司
丞累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府君為人和易樂與善人
游見不善人輒避去與人交未始計較錙銖以乖情誼
有忤之者亦聽其自悔性警敏少時就學先生長者或
命題使賦能操筆立就讀書二三過輒成誦與其兄翰
林待制師道從兄戶部尚書師泰自相師友其兄亦不

敢以弟目之而其伯父翰林直學士文靖公奎亦深期許曰此兒他時不忝吾門者也府君少失怙年及弱冠從母夫人之命出贅于鄞阮縣尹之家阮亦賢令曰不可使貢氏子荒嬉延黄彦實先生于家俾府君與其子同學黄亦當世名士學者經其指授皆能取科第府君從之學通尚書周易兩經就試有司不利乃歸宣城時東平王公士熙為江東廉訪使王公有文學重望府君袖文謁之王公大喜曰貢門子弟如鄧林之木一枝一

榦皆美材也薦于中書府君荷王公知已遂沿檄比上
久之未調時文靖公在翰苑而尚書待制仕亦顯融府
君矍然曰幸吾父兄布列於朝吾姑徐徐而仕亦未為
晚拂袖南歸益修其德業後中書移文江浙行省俾為
學官補婺之麗澤書院山長轉饒之餘干州學教授再
調廣德在麗澤時訓迪有法來學者有成效書院密邇
憲府學官或弗稱職輒庸人視之甚則斥去府君之為
山長也司風紀者皆一時名人莫不以賓師禮待之時

許先生譙黄文獻公溍柳待制貫吴博士師道在婺府君暇輒修謁諸公皆稱譽之一日黄公來報謁適府君白事上司公題其壁有冷官人事亦紛紜之句在餘干時廟學久廢能不資學廩新之學田久没能據版籍復之士業不振能立教條以程督之其在廣徳亦然元制歴教授兩考例得八品流官謁調銓曹得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未上會中原亂水寨軍有號長鎗者先襲南湖府君倉惶移家入浙滛湛浙東西者久之江浙

行省丞相辟爲掾時方囏危内則楊左丞擁苗獠以肆脅制外則張太尉據州縣以務僭竊丞相孤立寡助爲掾者亦不易府君能出婉畫以左右之多所裨補丞相目爲文學掾字而不名考滿表授于朝仍前將仕郎杭州路西北録事司録事時元官類爲强有力者所沮撓而府君周旋其間有善譽張氏欲拔用之遜辭固却不肯就退居嘉興之野會天朝更化例從故有官者府君亦從居和州流離顛沛處之恒裕如頃之有旨放歸田

里而南湖故業鞠為兵燹依陶氏壻于蕪湖縣之東川恬澹寂寞之濵有遣子弟來就學者府君亦不辭曰吾故學校官也為師固宜方圖修葺舊田廬俄感末疾遂至不起歿于東川之寓舍洪武六年十一月廿又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又七年十一月廿又七日穎之始克遷瘞于中山夫人諱德惠字巽軒姓阮氏大父諱麟翁宋進士父治鳳共樀元贈太中大夫寧國路揔管謚文安侯父諱申之累官至奉政大夫慶元路市舶提舉母

諱婉伯故宋贈開府儀同三司諱嚴之之孫女有賢行見于虞文靖公集所著墓銘及歿塟誌夫人慈順恭儉年十八贅府君後四年而歸事其姑如禮處妯娌間和睦訓子女嚴而有法至於奉祭祀待賓客舉無違節其姑嘗言人言娶婦須不若吾家三郎妻生貴驕而能然亦吾家福也府君行居三故云三郎長鎗之禍府君尚猶豫未去夫人曰稍緩且及矣既出境適潁之留婦家不及從夫人積憂成疾比得見乃愈久之復作乃歿享

年四十有九距府君歿之歲則十有八年矣客殯于山陰縣之九里山潁之闕　府君之明年自山陰遷以合葬則其年之十月三日也子男四長相之故元慶元路昌國州儒學正前若干年卒次潁之前鄉貢進士洪武四年蘇州府儒學教授今奉旨館于駙馬都尉李府次集之故元將仕佐郎紹興路曹娥塲塩司丞前若干年卒次稱之方習舉子業女一人桼永適士人湯潤祖孫男三人曰譽曰諤曽孫男三人初貢氏以正將起家不

棄其君邑從而南肇跡于播遷之地世篤其祜至秘書府君而始大作南湖書院延致大儒先生若眉山牟伯成氏剡源戴帥初氏爲之師以牖導羣子姓比閭族黨敦詩書而悅禮樂宣亦東南名藩持部使者節而至則柳城姚公遂大名盧公摯巴西鄧公文原東平王公士熙其人也歲時行部必枉騎過書院親與秘書爲客主禮褒奬再四以風厲四方時則文靖公以宏偉之才詼瞻之學以代言爲職業在帝左右而尚書待制克濟其

美其文其學益大以閎入則鳴玉廟朝出則揚鑣郡國天下之想望其風采府君處乎名父兄之間所謂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身親而炙之者固非衆人之所敢企使一歳三遷以襲父兄之餘烈分之宜也而位不滿其德惜哉吾聞有德者必在其後顧之以前郷貢進士起家學膽而文高際今盛時為戚邸賔師聲譽日起其進葢未易量也代有禪續而貢氏之文脉宛如一昨誠罕見哉嗚呼其德厚者其流光必然之理也無假

蓍龜而知吾謹表諸其墓以俟

黃灣馬公墓表

黃灣馬公之既歿也其孤塟于其鄉菩提山長生嶺之原後十有二年值大朝更化從郡縣巨姓居于中州馬氏亦徙居穎上又十有二年其孤自潁奉其母以還歿於濠州之舟中含哀茹毒裹遺骸而南與公合塟既襄事匍匐走見余泣且言曰我先人有潛德不肖孤以奔播故不得請銘於當世立言君子以貽不朽今著作家

為東南所推重者在先生矧不肖孤又辱有一日之雅寧靳而不為之執筆乎余記張氏陷吳門之歲避地黃灣時馬公捐世未久其孤嘗闢館以處我而使其子與姝於余授經余以亂故為三年留故知公為悉於義不得辭乃本其世系與其行實之尤章章者為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汳人從宋南遷居今海寧縣之黃灣譜牒散軼莫能考其傳序大父以行稱是為萬十一宣教父諱君玉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間仕為西路鹽司典史

母鄭氏盛年而寡守志不易以撫遺孤馬氏世業鬻海
藉羣鹵丁以事淋熬屬歲大侵羣鹵丁散去其母盡鬻
簪珥以活之公於經史頗通大意幼游鄉校以父喪未
卒業而歸事母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
後家日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能自存者皆
周給之性度寬厚與人交不置町畦亦頗尚氣里有忿
已右者則折之以義使自媿伏平生不惑於邪說里人
有疾輒赴詭祠吹簫擊鼓刲羊釃酒曰以祛𧊒公曰此

正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絕而不為浙俗信佛多貲之家莫不爭施財以華飾其居曰以種福公曰彼惑於因果輪迴之說故至是施財於生前而求福於死後理無是也家雖餘饒不以一錢尺帛施僧惟篤於教事每語其子曰吾觀諸孫多秀發宜擇良先生教之曰讀書知禮義可以持家可以發身將屬纊其子請遺訓又以為言故其子奉命惟謹雖在衰絰亟築館為設教之地故長史朱君右過之嘗本其意而名之曰詒教可以見

其為人矣公之殁以元至正十有六年三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塟以其年十月某日配朱氏孝順慈儉為婦為母皆盡其道其殁也年八十有四而祔塟之日則大明洪武之十有六年正月某日也子男四長繼周次維周以督海運功元授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次用周出繼弟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某後次臣周後公十二年殁女二長適沈某次適董某孫男十人曰絅曰秩皆明經舉進士絅蚤亡秩今為潁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曾

孫十人女五人嗚呼自夫鬼之説盛於荆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夫佛之教行於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為甚至於家塾黨庠之制既廢富而不知教不獨遐陬僻壤為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茍有才力命與時逢能使其家轉約為裕亦易易耳求其有卓然之見不媚鬼不事佛而諰諰然以教為事如馬公者葢亦鮮見余以其事可以範俗是用揭之於墓

始豐稿卷十四

明 徐一夔 撰

碑

故元明威將軍平江等處水軍都萬戶府副萬戶葉君墓碑

君諱應槐字文舉後以字行世為台之臨海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父諱夫仕至嘉興路照磨兼承發架

閣卒於官臨海葉氏自丞相信國公夢鼎顯於宋季比閭族黨以詩書相尚君之伯叔亦並以儒術起家為郡文學君兄弟九人照磨府君捐館時君方九歲服喪如成人親族憐之姿爽朗讀書過目成誦書翰有晉人筆法身長七尺倜儻有氣槩且儇捷過人善騎射至正初海上寇起朝廷發兵殄之未捷君奮袂起曰此吾取功名時也因結集鄉兵圖之未舉而情露寇將覆其家潛挈家遯過浙會朝廷置水軍都萬戶府行省丞相達實

特穆爾承制募君補水軍千户君以所部鄉兵就募駐杭州君素諳海上利害條陳殄寇之策如指諸掌丞相韙之尋陞水軍萬户行省方議大出舟師而海冦欵伏君切齒不已行省猶以防海爲務調君出鎮海寧州之園花鎮會天兵渡江南御史臺失守移治紹興御史大夫強通選屬師守欒臺城君以所部往應命三年外兵無敢犯境者朝廷實授明威將軍平江等處水軍都萬户府副萬户強通罷去繼居臺端者非材臺城内亂先

是泰州張氏據蘇湖松秀等郡杭越猶聽行省節制於是遣其部將據臺城臺綱遂弛君亦失兵柄將取道於海入朝時海上未靖慮蹈宿憾卜之得屯之上九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卜者以為不吉遂止退處散地君雖困抑而氣不少衰張氏臣有怒其不下已者加之以罪械繫至蘇州將白於其主殺之君處之自若張氏見之曰此有用人也何至是破其械釋之然猶羈縻不遣未幾天兵下蘇州從凡故有官者於河南之開封君亦在從

中既至開封人初見之曰故偏裨也頗易之及見其談論皆本據經史曰此儒者爭遣子弟來學君曰此固吾素業為之亦何害已而人見其訓迪有法戶外之屨日滿則又曰吾棄此久今已老安用此吸吸為哉皆謝遣之居開封十有五年歿於上十字街之寓舍享年六十有五洪武十四年十月七日也前配汪氏繼配丁氏子男三人長虎都次仕和次越生女一人適廬州李權孫男闕人曰闕曰闕曰坦曰載孫女一真童汪夫人前

君十四年卒殯蘇州丁夫人前君五十一日卒殯開封虎都越生皆籍開封仕和以君卒之明年十月十一日奉君與兩夫人之喪至合塟於山陰縣承務鄉包家塢之原君雖以武弁起家而不失韋布之行治家有法嚴於教子稍違禮輒叱責之終日不假以辭色雖處亂世所依以取功名者非乃心王室者不附樂於周急解衣衣人推食食人不吝且好賔友苟賔友至傾貲為具相歘洽在開封無聊不平之鄉苟得一二同志輒相携而

出游宋氏故宫徘徊艮嶽之下呼酒引滿慷慨懐古酒酣南望賦懐越之章擊節歌之於悒泣下君本台人而久居越樂其佳山水因卜築焉故其謫居也每語其子曰以天之福得還故丘魂魄其庶安乎夫何天者不副其願至於客死亦可悲哉余與君同里閈君戍海寧時嘗擁騎訪余於客館抵掌劇談終日夜余亦嘗造其軍府已而軍事日殷不能數相見乃遂至於永訣仕和以余為知其父持其友越人王節所為狀泣而請銘余亦

幸君之有子也乃為之銘銘曰

君之生也去文就武亦可謂瓌瑋不羣者矣柰何馬方駛而或勒之車方縱而或柅之詎非有其志而無其時者乎窮通得喪誰之所尸事有固然抑又何悲

王真士壽藏碑銘

杭佑聖觀之延真館有真士曰王君景舟既豫營冢壙于西山蓮花峰之下凡衣衾棺槨以及銘旌之類亦皆備具而屬其友毛君起宗言於余曰死生者晝夜之道

也惟不死不生乃無晝夜而一氣之所聚則不能獨免吾將以吾之有晝夜者為之地焉願得徐君為我誌之庶吾未瞑目時得一覩焉亦足快也余曰異哉真士之見也非一死生鮮外膠者其能然乎余乃不辭而叙其平生之槩為王真士壽藏碑云真士世為錢唐人名應瑾景舟其字也父德原母沈氏兄弟四人而真士行居四始生時其母夢紫氣滿室稍長氣韻凝重奉祠神明惟謹識者曰此道器也非人家兒年十八從鸛林宮沈

日瑞慶為道士佑聖觀者故宋孝宗之潛邸也地勢亢爽林木葱蒨飛樓傑閣在烟霞之中城府之僊都也星冠霞珮之侶集馬真士入處其觀之延真館精究玄業造詣出同輩上主領觀事者器之請知庫司事金穀之出納了無所濡陞充提舉觀事真士德譽日隆其後遂為玄門尊宿洪武三年四十二代天師畀號教門高士洞徹真隱純一法師住持玄妙觀同領本府諸宮觀事又三年嗣天師加授東華弘道純一法師教門真士貞

白先生住持龍翔宮兼領本府諸宮觀事此真士之履歷也真士雖以無為為宗於道家法所以興雷致雨者尤盡心焉當世神師若王盤隱何東霞鄧子皐鄧仲修皆師事之咨决法要真士心志純一日游乎神明之庭杭地大物衆邦人或以旱乾告有民人社稷者走真士所陳懋真士用其術發揚蹈厲鼓舞陰陽之槖籥雷作雨至若呼而應前後二三十年之間以旱乾告者惟真士是賴此真士之道術也真士在龍翔時以興廢補獘

為事而佑聖觀乃其業成之地頹圮尤甚凡棟宇之撓屈者赤白之漫漶者皆撤而新之且性至孝善事父母父母歿購地五畒於南山之金沙塢瘗其父母而為祭享之所俾其從子奉祀所以厚其親者不以托迹玄門而或後焉又雅好結交名勝如故楊提學廉夫張外史伯雨俞山人子中今圯講經大樸仁講經一初或師或友情好甚篤其崇本始敦交好又如此初真士謝龍翔之席歸延真館疏種藥畦作洗竹亭浚天一泉置吹笙

石築馭鶴臺而日逍遥其間曰吾聊以盡吾之有夜旦者爾他無所為也余告之曰真士亦誠異於人哉且吾聞之古者王公貴人盛年而為𢾛歲一漆之有事則載以從初不以釁為諱惟夫昧者不知制事於未然故有以為諱者一旦倉卒卒墮於墨子之所謂薄不免為君子所誚聞真士之風其亦少自廣乎乃為之銘銘曰

名山西來何秀特金精煥發光熠奕天日照耀藍蓊拆下有陽崗氣攸積玄門上士操卓識坐視夜旦如一息

甲子未周卜宅罗辨方置臬龜乃食曰吾遺蜕此其宅冢人運钁仞丈尺黄腸深錮隂縛塞扄洪久閟俄洞闢數實有待非偶適山靈敷怪紛衛翼孰敢躪之我其斥此維有道之兆域高風不磨過者式有弗式者視兹刻後千萬禩無終極

平山禅師塔銘

佛法至於中國愈傳而愈盛由其度門廣大故每有辯才福德兼備之士出乎其間以任負荷之寄時遇縁合

遂能以廢為興續佛慧命於無窮也若平山林禪師者蓋其人焉師諱處林字平山杭仁和王氏子母黄氏師既誕比旦有異僧過其家持木刻梵僧像長僅尺許遺其父曰此即汝所生兒也語訖不知僧所往其父與母異之曰必佛種也因不茹葷肉以保佑之年十二即欲出家學佛父母亦以其有宿因弗奪其志投禮其邑之廣嚴寺僧廣脩為薙度師十七即受具戒頃之告其母曰兒欲參學四方母曰此汝分内事也為治衣械使行

不數日復還見母其母亦忍愛隅壁語之曰大凡學佛當持不退轉心何趑趄若是因痛自警省沂濤江上金華山謁及菴信禪師於西峯及菴一見噐之命處侍室一夕師在左右及菴撚紙沁膏以代蠟燭因舉以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麽生會師方擬荅及菴即搉其口因是省悟會及菴遷主湖之道場禪寺師從之來遂典其藏鑰一夕及菴陞座參學畢集發百餘問隨問隨答如缾建水衆皆伏其機鋒之捷既而及菴化去師若失所

依歸閩虛谷陵禪師在仰山門庭孤峻莫有當其機者遂往江西求印證焉師初在衆中未有知者一日有僧持茶甌請頌頌者滿卷其僧持呈方丈虛谷讀至師所為頌不勝驚喜曰宗門有人不可以常職處之處以第二座主賓之間相與激揚此事猶龍樹之待雲門久之去游江漢湖湘間徧禮祖塔而還皇慶癸丑出世大慈山之定慧禪寺辦香所歸遂為及菴之嗣延祐戊午嘉興之當湖張氏新建蘭若曰福源請師開山師為創立

制度重規疊矩纖悉備具使來者有所遵守後至元庚辰遷住中天竺禪寺三年高公納麟由樞密使出為行宣政院使以拯教門為已任凡選住持必推有德望者諸妄庸不得倖進淨慈禪寺杭之大方也自昔號稱五山而廢弛為最甚公素知師有道行以謂淨慈住持非林公不可據猊揮麈之後學徒雲集動至萬指常儲不給至募施以贍之施者向風而至乃事興造殿堂門廡及阿羅漢殿棟梁撓屈丹堊漫漶瓴甓剥缺皆一新之

以至佛菩薩天人之像鼓鐘鄉鐙旙蓋之具悉皆莊嚴如法仍作淨居菴一區為歸老之地然皆務極宏壯不以有為法而畧之而其自奉則甚薄二時粥飯必赴堂首衆不厭麄糲寒暑則大布大帛而已不求精緻至於勘辯學者隨機策勵皆得其歸趣一以古道自任不為藻麗緣飾之辭以動世俗學徒或滯於文字從容牖導曰當知佛祖西來意乃成妙覺一住十有八年始終如一日向非時緣遇合詎至是乎靈隱遭欝攸之禍時達

實特穆爾丞相領行宣政院事以師足任起廢移住靈隱禪寺師既領寺事首捐衣盂旋募檀施巳具大佛寶殿材是時泰州張氏自蘇州入杭國朝發兵討之未下靈隱宿兵殿材燬馬兵事既解一日師與左右曰吾緣殆盡肩輿入城府别丞相及嘗所往來者還至淨居沐浴取紙筆作辭世頌泊然而化至正辛丑五月一日也師生于前至元巳卯世壽八十有三僧臘六十有六師頂平面圓音吐洪暢見而知為法門偉器而其修證尤

非同袍所可及當時禪門尊宿前有虛谷陵公後有元叟端公師分座仰山時陵公稱其定力如百鍊鋼開山福源時端公稱其提唱足為新𥘉楷範淨慈百廢既舉而前代住持失其傳次師懼其堙沒無聞擬求記於虞文靖公師與虞公無平日之雅乃命侍者錄所為偈頌曰淨居吟者二百餘首以寄公用表玄契虞公晚年深造禪理得師法語讀之大喜即為秉筆且答以四偈杭為東南都會元時江浙行省所治必命丞相領之且兼

領行宣政院事前後以丞相領院事者悉皆敬禮為師外護而達實特穆爾丞相尤篤高麗國王遣僧十輩賫香幣航海而來迎師至其國闡揚宗旨丞相雅不欲師去中國乃以師年老為解語其使曰師四會語有録此即其道所在也録之還國足矣其使録之而去師四住名刹惟淨慈為盛且久距今聖朝更化僅閱二紀而師之大弟子簡公祥公又俱以碩德雅望相繼主淨慈之席父作子述前後相輝而簡公譽徹九重至膺聖眷長

僧司於朝海内方袍之士倚以爲重師之垂庥委祉於其後者不其盛哉蘭公祥公辱與余有方外之好狀師之行業屬余銘其塔上之石惟師道行大方當代鮮比顧余泥於世間法未嘗獲扣心要以破拘攣自揆黷昧曷從而讃歎之哉諺云不識其父視其子亦姑以聞於其徒者叙其應世之迹而已若其閫奧豈余之所能言哉銘曰

教外别傳心宗攸託千江一源在乎妙覺屬當像季其

緒或微必有碩師振而起之惟净居師慧根夙植矢言求道必見其的勇往精進如百鍊剛斬蛟剸犀不頓其芒東陟金華西登大伾不憚其高究極無上岌彼南屏慧日所懸坐大道場十有八年曰時與緣二者並至水光山色皆具法意宰臣恭敬三門晏然慈風所被至於三韓航海來迎鄉僯旁午顒垂妙雲被彼東土智覺無礙應緣有終隻履言還欲依焉從有賢法嗣與龍象媲大法不泯師常住世古嚴之阿宰堵巋然銘其彷彿以

告承傳

題跋

跋岐陽武靖王雪庭詩卷後

右雪庭詩一首弁跋尾故岐陽武靖王所製以贈杭僧康上人者也上人精修白業解行兼至以聲音為法事庋若見佛緇素信向初王開府鎮杭時聞其風亦加敬焉所以親御翰墨而為之詠贊也余惟上人假雪為號蓋即雪以觀心而王摹寫雪之為狀詞旨精詣言雪之

初天地茫然與月相貫皓旰皎潔之態表裏洞然一有覺悟了然明白可謂知上人之造詣者矣然非王之睿見固不足以及此不知上人何修而得此於王也王以戚里懿親文武忠孝起乘興運爲開國功臣至膺丹書鐵券之錫以與我國家聮休共美於無窮而上人得其翰墨不亦希世之感遇也哉一夔聞之宋天禧中西湖僧有省常者修華嚴淨業王文穆公欽若判杭亦嘗贈之以詩當時以爲美談以上人之行業而較之省常固

若無媿以文穆公而視王之勛德則有難以同年語者矣是宜上人得其翰墨如兼金拱璧不敢玩視也一夔淪落無似粗以翰爲業初不足以取知於人而王兼收並蓄弗遺疏遠若欲振之於衰朽之餘者然則王之待一夔亦不後於上人矣古人有言士爲知己死一夔既耄且病未及下門屏之拜而王薨矣曷從而攄効死之忱哉伏覩兹卷不勝慨歎久之

跋吾子行墨蹟後

吾子行先生篆隷得周秦石刻之妙前輩論其字畫殆千百年而一見此誠不刊之論其法今具於所著三十五舉學古之家茍得其法於言意之表可以脫去俗習而趨於古獨先生之歿距今未及百年而其墨蹟已無存者抑豈博古者寡耶崔彥暉氏工篆書雅慕先生墨蹟而不可得一日在市肆中忽見先生篆書瘞鶴銘一通隷書寄友人近體詩一首共一紙因購得之不啻如獲重寶彥暉請余識于紙尾熟視久之歎曰使此紙落

於他人之手不過故紙視耳而彦暉得之真有合哉因為識之且慶其有此獲也先生性狷介不與俗合後不知所終朋友招其魂瘞之胡先生長孺誌其出處於墓甚悉且又無後余來杭學治鄉賢祠以其行藝可以範俗并祠之云

跋張貞居五帖後

貞居先生五帖蓋與其同袍毛知宫伯珪者知宫之孫繼祖裒潢成卷請誌貞居玄門髙士風度絶俗見之而

意也消仙去已久意其神遊上界出入紫虛之府邈不可即幸其翰墨留落人世雖中間所言不過日用細事今一見之猶得以挹其風度於波弋之間亦一快也

跋張貞居與毛起宗手批後

吾友有毛起宗者童稚時嘗侍張外史飲於黃真人之小蓬山庵人適薦鰣魚外史命賦之起宗即口占曰胥江五月潮初落網得鰣魚價未平椒葉薦來風味美不思羊炙與牛羹外史奇之批其詩曰此生不倦於學

必有立於吾門今起宗以玄教上士表倡大方真不負外史之期望也哉外史名雨字伯雨風裁絶俗工於詩且善筆札與内翰虞黄諸公游嘗修三茅志故號句曲外史批後復自署曰脩撰者則其教門所錫號也起宗以此批裒潢成軸請予誌之為誌於左方

跋徐烈婦傳後

余觀山陰王先生所書項里徐烈婦事想其奮死之烈未嘗不為之悚然以驚惕然以悖也烈婦本潘氏女年

二十五歸里人徐允讓至正十九年春有大兵徇地越上烈婦從其夫走匿山谷中俄游兵至獲其舅與夫殺之且執烈婦烈婦自度不免謀死又不得間乃紿之曰吾夫既死吾從汝必矣獨念吾舅與夫暴屍原野誠不忍其狼籍茍為我曳屍納土窖中聚雜木焚之使化為燼吾無他念從汝決矣游兵信之行拾遺骴倉卒刻檐辭擲置草間伺火獄稍熾即躍入窖中并燒死嗚呼猛矣哉元季之亂婦人女子不污而死者蓋有之矣談者

往往引為口實以耻凡為人臣而懐貳心者求其奮死如徐烈婦者葢鮮此吾所以為之悚然以驚惕然以悖也嗚呼忠臣不事二君孰不知有此語今婦人女子乃能蹈之而平日號稱大丈夫者乃反不能亦獨何哉

題康里公書仙都生三大字後

喀爾文憲公起世胄以文學雅望重當世而字畫尤精用筆圓健清潤意態飛動無世俗氣觀於此卷所書三大字可見已仙都生者括人王桂志學也初志學讀書

仙都山中其後游學錢唐會文憲公出為浙省平章志學獲登其門公愛其警敏書仙都生三大字以贈之當是時得公片紙隻字寶之不啻拱璧而志學得此於公良足歆羡臨川危内翰題其後云仙都山有獨峰朱文公行部浙東時有所按劾不與時合因屏居焉公號志學為仙都生非無意也欲吾志學景行先哲云爾今志學經明行修為縣文學訓迪有成效其亦無媿也哉

跋楊貞姬傳後

越人陸厚季和手槀詩文一編見示發而讀之乃吳郡大夫士以楊貞姬有賢行而稱述之也貞姬厚諸母初厚之從父裕有才行貞姬方擇配裕適游吳遂嫁之既嫁生男三裕病瘵貞姬事之無少懈其母語之曰何用是彼不起矣不若為他適計貞姬不荅後又數廹之一日貞姬方食其母怒其不從痛詈之食下咽氣逆上竟憤懣死後五日其夫亦死貞姬之賢行如此余謝厚曰諸君之稱道貞姬者已備余復何言厚固以請曰子嘗

執筆從太史氏其言可信幸不我鄙因以貞姬之事而較之夏侯令女葢令女家人欲嫁令女在其夫既死之後而令女始則斷髮中則截耳終則劓鼻以明其志而貞姬之母欲嫁貞姬則在其夫方病之時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乃至飲恨而死亦可念哉或者以謂令女毀傷肢體不可以訓然則貞姬違母之命亦不足為訓乎大抵君子寧過於厚我文公先生有取於令女者厚之道也吾於貞姬亦云

題出蜀行卷後

右送廬陵李德善先生出蜀序并詩皆東南士君子之仕蜀者所作也蜀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陳子昂相繼而出至宋為極盛故有以一門兄弟而魁天下者焉有以一門兄弟而登制科者焉又有一州貢士多至五六十人者焉至於卓然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者又不乏人當時論風俗者以蜀之文物殆過鄒魯夫何宋運中否至端平而失蜀章縫之士幸不死於鋒鏑者則皆奔

竄東南以依其主於是蜀之文物掃地矣元之有蜀五六十年之間乃始有登含選第奉常者至其後也倫魁亦幸在蜀有足以風動人者然而禪續息復之機不可得而測不意遽有至正之亂先生少負才氣以歲庚寅入蜀居無幾何中原亂蜀據於偽主兵戈阻絶先生弗克東還竄匿山谷天兵取蜀首開學校守土之臣旁求蜀儒以塞明詔而蜀儒無一存者訪得先生乃畀以學校之事先生以天下大定而親在大江之西未知存否

請於上官歸省意甚懇切上官念之為别致老儒於他郡攝理政事而先生得還此行卷之所由以作也嗚呼蜀之禍僅百年而復見遭值更化欲得一二儒者為學校重而不可得幸得先生於羇旅奔播之餘楚雖有材晉實用之豈其然乎雖然文運之隆汙有時振而起之俾人材輩出則有今日之聖人在予上謹識於卷末以俟行卷序一首詩七首作者為廬陵胡某臨川戚某豐城黄某會稽趙某華亭虞某王某某其一曰錦城七十翁

者則姚文公燧之孫亦寓公也因併識之

題黃文獻公所著墓銘初藁後

右黃文獻公所著墓銘初藁二紙其一全篇有塗注字其一僅存其半乃四明樂君仲本既得公銘其師程先生與其大父泱江府君之墓并得其初所屬藁遂裝潢成卷蓋以公之文翰發揚其父師之潛德故敬重如此王待制禕云公凡為文脫藁必命門生代書而碎其初藁公字畫甚佳以秘惜故世多不傳此二紙誠不易得

樂君當寶藏之

題穆爾古蘇保越事蹟後

余曩避地海昌之黄灣其地距越僅隔一水越人至海昌者見輙道邁公保越方畧甚悉今觀其友白君以中所述事蹟與余所聞無有不合者信直筆也比閲元史見邁公事已附傳第視白君所述差畧耳蓋彼附傳體當然也欲得邁公之詳者自當於此觀之

書鍊菴丈人傳後

有示余以錬菴丈人傳者其人居黄巖字某別號錬菴人高其行稱之曰丈人傳者不著名氏叙其羣行甚詳至叙其事母之孝然以義裁之雖若過於中庸而有厚之道焉余故不得不加之言蓋黄君有母年七十而瞽徧求良醫用藥弗效彷徨不知所為有告之者曰爾當皈依世所奉觀音大士日禮其像一千拜誦其所説普門品一千徧爾母目自愈矣第爾習儒不此信也黄君曰吾方急於捄母誠能愈吾母寧暇他顧哉黄君謹用

其言設大士像莊嚴供養且拜且誦如是者三閱月不懈益虔一夕大士夢黃君曰吾用金篦刮汝母眼膜矣行當自明既寤其母雙目豁然蓋亦異矣吾嘗聞之佛者觀音大士於東震旦有緣以故家崇而戸信之有疾病患難倚以為命如黃君之乞靈拯母殆不誣矣雖然以理推之亦聖門之所不棄何以知其然孔子蓋曰觀過斯知仁矣然則黃君之奉佛蓋為母也雖曰過於中庸非所謂君子之過者乎吾故揭之以示凡欲為孝而

無所用其力者亦或有取焉

跋袁鏞傳後

按宋季鄞人袁鏞嘗登咸淳辛未進士第以憂未上官元兵將陷宋都鏞與寓公將作少監謝昌元華文閣直學士趙孟博共謀死國已而游兵至鄞上鏞先二人往覘敵奮不顧身以大義摧敵爲敵所擒罵不絶口而死其妻妾一十七人聞之亦同時赴水死獨有僕護其一子其事類齊王蠋而又甚焉夫蠋嘗諫齊王不聽退而

耕於野未嘗一日食齊之祿固亦齊之士耳而欲以一邑存已亡之齊鏞雖登進士第亦未嘗一日食宋之祿固亦宋之士耳而欲以一身存已亡之宋及事不濟則皆繼以死亦可念哉夫為臣死忠無庸言者為士亦如之則誠罕見千百載而上有一王蠋固足以媿夫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矣詎意千百載而下復有如鏞者哉蠋幸遇太史公得書其事鏞不幸不遇太史公又其同志已叛盟事敵亦諱道其事故遂至於無聞葢可

知巳鋪死巳易代其孫廷玉有文學行誼以國子生林右善敘事請為私傳以補宋史之缺亦孝事也余因附其説云

題印公所著字説後

千江印公稟慈惠之資傳天台教觀之學解行兼至誠法門之鉅器其徒有潤上人者以玉田為字印公曰玉出於田則誠潤矣然止於潤身而不能潤物非吾法自利利他之意因易其字曰受之且著為字説印公大意

以謂法華一會誕開權乘悉歸真實功在溥潤譬如百
穀草木同潤於雨惟夫所受不同故各從所解而有差
別惟圓機之士能受潤不二推其所自在於能受與否
印公為其徒制字本法華真諦反覆開示其望上人受
潤不二而溥潤於物者可謂至矣聞請余言焉而余何
足以言之雖然吾夫子設教有時雨化之者亦受潤之
功也然不知與妙教所說何如余也根器懵闇未免執
文滯相請從汝師質之

跋劉子高所著伯父墓誌銘後

余讀劉禮部所譔其世父養蒙先生墓誌而知先生之卓識雅量有非衆人之所能及者焉先生經明行修為鄉里所推重至正初嘗一試於有司不利漠然不以為意徐治肴蔬獨行過東湖謁徐孺子祠薦奠而還當是時江右之士試於有司者亡慮三千餘人而為有司所取者僅二十二而止是求十一於千百也故得者翺翔通衢揚揚然有矜色不得者垂首喪氣走委巷耻見故

人先生方且歆慕高節若欲從之游而不可得者此何可及哉此何可及哉禮部君以從子而發其世父之潛德而及於此真知德者矣先生之冢嗣子和以誌文示余因表而出之以著先生之高俾後人知遡風云爾先生諱某字某養蒙其號也禮部諱某字子高以文學知名卒於官

跋李唐所畫扁鵲授方圖

此圖相傳為李唐覘模扁鵲與長桑君授受大意一人

在古樹閒南向坐有授說狀似是長桑君一人坐於樹旁田視坐樹閒者頗恭似是扁鵲旁有水波沄沄即所謂上池水也太史公紀長桑君授禁方於扁鵲其事甚秘世莫得而知不知唐生於千載之下乃能得其仿彿如此海昌郭子振氏得此圖甚加秘重請余識之子振以世醫名故知所尚如此吾聞昔有好為詩者嘗畫杜子美像而師事之惟謹醫家以扁鵲為宗子振之愛重此圖亦詩人像杜子美而事之意因識而歸之

跋張外史墨蹟

右句曲外史所書再和能仁詩一首希白玄上人之所藏也外史名雨字伯雨嘗修茆山志故號句曲外史以詩名世其字畫得楊許筆意波戈飄逸自有簋塵風致觀於此紙可見能仁者天台法師繼公也法師博綜内外典號稱鉅德嘗住台之能仁教寺法師寓席南山時與外史所居相近往來甚密其稱法師不以名而稱所住山尊其人也上人私淑於法師而有臨池之好尤愛

外史字畫其寳藏此紙也宜哉

跋孟先生墓誌銘後

洪武初友人朱伯賢為余言國朝纂修元史吾郡前輩得列於儒學傳者二三人而止而孟長文先生居其一焉葢吾郡自王文憲公栢講道上蔡書院而朱子之學始盛行於台當時及門弟子以楊氏王氏為稱首誌稱先生之學一以楊氏為師盡得性理之淵奥其所以得列於儒學傳者有由然矣先生位雖不滿其德然得正

學以垂名於國史亦何憾哉

跋吳縣徐氏家譜

韓文公偃王廟碑言徐子章羽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姓散處徐揚二州閒余與吳縣徐良夫同姓良夫之上世來自汳後居吳中必徐州之族余上世來自太末今居天台則揚州族也其初蓋亦同所自出世言天下無二徐有由然哉良夫有行誼著書立言以亢其宗余已老學不加進行不加修有忝吾宗者也因閱良夫所著

世譜識余媿焉

跋先德記

右先德記一通金華宋贊善為知石樓縣頎頎著也頎之先自宋南渡後有以薦為學校前廊官者有擢進士第為奉國軍簽判者又有以武舉第一人為殿前司同正將者否亦以博學高行推重鄉里蓋望族也比余纂修杭郡志於人物得齊塩官顧歡塩官實今海寧縣歡博學有隱操累徵不就去隱天台山開館授徒學者恒

數百人後遂終焉余少家天台莫詳歡所居處先德記本顧氏家乗云顧氏系出歡其所居處有顧僊嶺有歡溪可為歡所居左驗曰天台山者揔稱也因讀茲記偶有以資余之未詳故附著之碩字景蕃有學有守為石樓時能興學愛民表著忠臣義士蓋能亢其宗者云

跋高士敏送季弟南歸序後

高君士敏嘗為試吏部侍郎後以事去官謫居朐山其季士表徃省之留兩月以母夫人在南為文送之還其

文反覆千餘言大槩叙其離合之故悲喜之情而友于之誼藹然見乎其辭夫天倫之間至親莫如兄弟詩人有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奈何世之人相好者鮮而相猶者多余亦不自知其何若方侍郎君仕顯融時其季既往省之及其退而處於隱約之地又往省之此自其相好然耳非矯飾也彼視同氣得志則爲翕熱藉其聲勢以自張一有不然則掉臂不相顧無異路人此非相猶而何余交高氏昆季間見其季裕其兄

於隱約之時愈於顯融之日嘗欲述其事告凡薄於同氣者今讀其文蓋有不待於余之言者矣古稱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相傳以為美談侍郎君以文學知名當世所以友其弟者誠難為兄矣若其季之篤於倫理不尤難為弟哉或謂二難并為不易得今於高氏兄弟見之因識於卷後

題賈氏族譜後

天台賈氏在宋為巖戚余少在鄉里所聞而知者惟知

漢州之奇有遺惠在鄉里蜀多美椒漢州解官歸携其種蒔之其味辛烈不減蜀産至今人稱漢州椒云由漢州而下皆仕宋有階至承議郎承節郎者而其别出之族有擁旄二鎮東均兩朝者蓋甚顯矣而漢州之五世孫前行樞密院副使嵩又顯於元李賈氏之族代不乏人非所謂能亢其宗者乎樞密值運去物改罷官家居亟以修譜為事而其修之之法特詳具見于同郡葉君夷仲所為序嗚呼人莫大於崇本始自夫氏族之制不

講士大夫蓋有以此為不急者矣而樞密君汲汲焉為此其知崇本始者哉

題藏拙齋記後

右會稽王先生為趙某著藏拙齋記其友顧某以示余且請題辭余讀其文大意美其知拙而能藏也余獨以謂巧宜藏拙不必藏也櫟社樹匠石過而弗睨者以其材不足用也人之材苟不適用雖有庸有司亦未必取之焉用藏為故巧宜藏拙不必藏也不然則是大巧若

拙之士非真拙者也而況能言之士又從而文之是謂欲蓋而彰雖加十襲無益也余言非訐試以諗諸藏拙者然歟不然歟

說

草庭說

昔者濂溪先生實開有宋道統之原近世大儒以元亨利貞分别上古中古近古之統而以先生為近古之元可謂知先生者矣先生平日牕前草生不除程伯子見

而問之先生曰與自家意思一般此可見先生胸次與
天地萬物同體當時蘇長公為先生賦濂溪詩至謂先
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可見已後來朱子贊先生直
曰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所謂極盛德之形容蓋
未有踰於此者孰謂不為近古之統之元乎新城周昉
制行不涸於俗自謂古人可學而到又謂欲求古人之
道必觀古人之文以余亦好古者與余甚相好嘗謂余

曰吾上世相傳系出營道與濂溪先生同所自出譜牒不存無所於考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况吾同姓乃聖人之徒乎敢竊取先生牕前草生不除之意號曰草庭以致吾高山仰止之意余復之曰論者以先生氣象似孔子易以感人如李初平得之於二年王荆公得之於連日夜蒲宗孟得之於三日三夜侯師聖得之於三日王君貺得之於坐談之頃今雖不能得親炙之其言之具於太極圖與通書者固在有志之士苟潛心而

學焉將必意領神會於數百載之上先生教人固曰士希賢賢希聖而況子有同姓之懿哉雖然目擊道存無乎不在春雨初霽之時庭草怒長子必自得之余也有志於道懵懵焉莫知所之誠有得焉其肯語我以微乎因爲之說如此

傳

何節婦傳

洪武九年三月詔天下郡縣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

闔風教者其悉以聞於是杭之仁和縣四隅里以何子貴母平氏守節事上于縣縣上之郡郡上之部使者部使者覈實以聞于朝今年十月某日得旨如律旌表其門閭初平年十有九歸同里何富居五年而富歿富歿之五月子貴始生時平方二十有四誓不他天養其舅姑以撫其遺嬰夫既歿生事落甚有不堪其為生者微諷之易天平曰吾為人妻不幸而失所天吾未亡人耳今棄人父母而挈其遺嬰以父他人吾復何心此言非

吾所願聞也峻絕之平事其舅姑養生送死無遺禮而撫其遺嬰卒至于成人氷蘗自守四十餘年如一日何氏不絕如縷以平而振里之人有不幸如平者亦以平為法曰慎勿有媿於何母以余所見何節婦之行第自盡其道耳非欲求知於人也而國家必欲表而出之巽然綽楔一旦立於沙漳廣斥之墟照耀其閭里其故何哉嗚呼節義者人之大閑也見金夫不有躬易以為戒而柏舟之篇詩則存之敦節義也有國家者於匹夫匹

婦苟有卓絶之行不使之泯沒無聞誠以飭勵風俗之具有在于此爾何節婦之獲被光寵於今感世其有以夫爰著於篇

席孝婦傳

山陰席昌之避兵於錢唐也為其子祥娶錢唐吳氏女亦既成伉儷矣兵退昌挈家還山陰而祥留錢唐生子未晬而祥以病歿時吳氏年纔二十有六行自歎曰吾席婦也義不當留父母家惟奉靈櫬絶濤江而東塟於

其先塋之次從吾妯娌事舅與姑以撫吾遺嬰至於成人耳他無所用其心也已而一如所言一日其姑患瘍痛甚醫者曰此為膿所苦耳有能吮之者乎吳氏在旁吮之無難色姑瘍遂愈親戚鄉黨咸稱為節孝今朝廷屢下制書旌表節義以訓厲風俗吳氏年已老其子尚忠亦長大行應旌表有司將上其事云

史氏曰貞女不更二姓固亦人所難能者至於事姑能為人之所不肯為則又所難者也唐博陵崔氏婦至孝

有姑年高無齒每旦櫛縰笄拜于階下即升堂乳其姑其姑不粒食而康强者數年君子取以為訓以吳氏之孝行較之詎不謂之尤難乎哉因著於篇

祭文

祭曹右布政使文 諱岱

維洪武十有六年歲次癸亥二月甲辰朔越十有一日甲寅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等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新逝右布政使曹公之靈曰惟公起自科名允為時彦

佐縣有聲遂領方面自謂一士忝受主知誓以所學見之於為喜愠不形寛嚴相濟惟務公平不尚苛細如公之賢百一見之胡彼天者乃不憗遺歲覲甫修遽膺時沴遂使明時失此偉器惟昔我曹承顔接辭詁言相好不見鄙夷初謂暫違竟成永訣遡風一奠豈勝悲咽嗚呼哀哉尚享

祭錢生鈞文

嗚呼子之材質濯濯乎如春柳之茂子之意氣翩翩乎

如俊翮之翔子之學力葢已耕耨乎經畬子之文藻又足以馳騁乎文塲使天而與之年寧不表表偉偉於章縫之林鵷鷺之行胡乃二十有四而亡玉未琢而毁木未拱而戕猗天道之茫昧殊不可得而測量自子之死孰不盡傷而况師與友相與於典冊之側筆硯之傍一奠永訣有淚如滂嗚呼哀哉尚享

祝文

杭學鄉賢祠增置神主祝文

緬惟茲邦以德行文學風節事功顯者代不乏人舊祠自漢嚴先生而下惟十有六人得祠考之前志有宜祠而失祠者六人當祠而未祠者九人通三十有二人準式作主本其時世之先後列其姓氏爵號而位置之以補茲祠之未備爰擇吉日式陳明薦伏惟諸賢特賜鑒格敢告

啓

荅皇甫知州慶初慶儷語

睠言初度已越稀年方興白首之嗟乃辱華牋之贈拭目快覩粲然瓊琚玉佩之辭反已孰思慊甚道德文章之實誼特厪於祝嘏分敢婉於違尊伏念一變幸生于今竊慕乎古學不加進行不加修嗟流年之易度力則有限志則有餘追前人而逾遠求友已數十載遇知不四三人自視朽材非斯道隆汙之寄乃煩鉅筆述平生出處之詳必鍾期乃賞流水之音惟楊意肯薦大人之賦恭惟前景州知州彥昭先輩天姿近道器識邁倫惟

務修藏不尚表褬擇交而處其介類郭林宗辭官而歸
其故與陶靖節偉矣簪纓之彦卓然甫掖之英詩得正
音允稱大家之作文推爾雅深知天下之言惟所造之
域既高故所趨之塗夐異式相好矣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受言藏之千金非恩一語乃德詎意垂老之歲始獲
知巳之交致一辦於南豐甚媿推崇之感意輯五福於
洪範願如屬望之至情欣懌增加敷宣罔既

表

代尹都指揮使謝賜醫藥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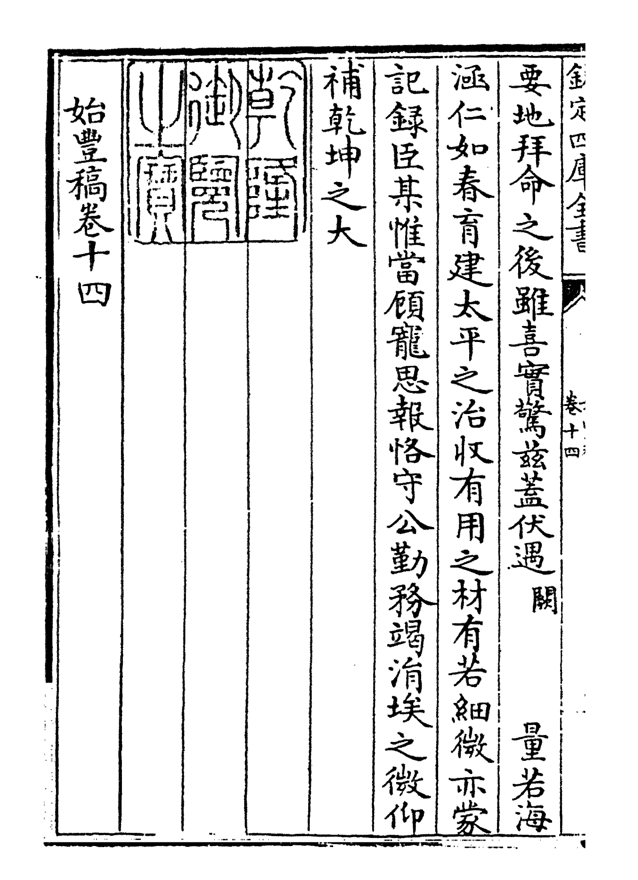
臣某上言臣於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忽肺經受病欽蒙闕特遣太醫院官療臣證候其肺疾今已平安獨左手伸縮未便已於今年十月十一日出司署事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聖人在位以仁育物凡在臣庶悉荷生成中謝伏念臣某迹本疏賤遭逢聖朝曽乏寸勞之補已登二器之崇榮寵方來菑厲忽至為證既重自分難存欽惟闕量若海涵恩如春育好生之德

與天地同有若細微亦蒙眷注輟名醫於近侍出良藥於尚方雖尚左之猶艱幸報恩之有日僶俛視事深懼素飡惟當竭力於餘年以報更生之大德臣無任

代某官謝陞除表

伏以祗奉綸音進膺峻秩仰恩數之洊至顧已分而奚堪雖被寵榮實深兢惕中謝伏念臣某迹本疏賤材則愚蒙蚤承教育於成均遂獲甄収於給舍遭逢已至補報未能方期由中補外以竭駑材詎意一歲三遷遂登

要地拜命之後雖喜實驚茲蓋伏遇闕 量若海涵仁如春育建太平之治收有用之材有若細微亦蒙記録臣其惟當傾寵思報恪守公勤務竭涓埃之微仰補乾坤之大



始豐稿卷十四